



叙吹景錄

往君厚約余挈舟潯行效子猷剡溪之訪坐間題
周出吹景錄以示竟日寶玩晤對如邃古以上人
未幾霜蚤梧楸頽吳埋土之感及韓仲弓以是書
壽之梓且以一本惠予音徽如旦人風未沫因憶
遐周氏之言曰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
妾也我沒時得我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今夫
神州耀乎灵景大地衝乎閭虛吹氣瑩然能破衆
暗斯亦飛縹囊之晨曦矣然而白民之南建木之



下日中无景又恐泥牛行处陽燄波也且遐周于
禪那更有精進如借力行不在多言一語為棒下
承當陸仇公四卷不忘刑子才五行俱下種之皆
替不二行法也黃庭内外景俱在徑寸中一言合
道千載不腐非遐周誰解烹之火而煉活鼎噫遐
周邈矣當今頰之之交如鶩斯鳥合誰有桂劍陳
席斗南一人如我仲弓者斯亦揭日月而震麗者
矣于是述仲弓金石之意謾為弁語曰嗚呼遐周
典其為頑僊長繩徑景孰若作才鬼輕奔倒景乎
夫吹景特遐周一斑而芒寒色正燁如締麗依約
其遐周面目焉何必取其文歌之清庙刻之彝器
然後重遐周仲弓曰唯之吾識遐周之雲耳兄以
雲耳慰遐周吾不死遐周也遐周亦當點首地下
矣

歲在己巳孟蘭日菰中社弟王德元復之父書於
蜚瀉館

吹景集叙

身處剝削景中一切造遠光景无异槿艷浮瀟那
足繫懷惟讀書一事引心志於静悅寄耳目于幽
恬滋飯蔬之清虛蠲肉食之頑鄙庶幾享用於斯
无尽然而理有所不可知物有所不可期一目数
行者或不足于情覃思十年者或受窘于智兼復
殷憂疾病嬰外攻中迴環晨昏迫束寒暑其為快
然靡憾者盖亦难已亡友遐周氏有意立言沈敏
自夙排潘轍陸未足云多已而擯影一榻情嗜疎

寡朱黃兩管躍、几格間凡以勇效恠書陋今崇
古刊隨力到無險不經茲所著吹景集者特刺言
耳同社韓子仲弓愛而存之余且以為碎而整侈
而我其穿插架置之紗如昔人創物雖遊戲小道
必造微而後已深者不能使之淺也又如瞰層岩
遂壑一拳一勺人跡罕交草木禽魚盡挾靈氣靜
者不能使之喧精者不能使之雜也以擬瑯環柳
諸賡書相去何止數武若乃義所不能通者詮之
以微辭解所不盡了者隳之以片語槁能噓之活
淤能導之行叢能彙之合正使世人沾其一七已
自恍惚疑仙而遐周方以糠粃視之憮然向余曰
吾人種慧有限曼思倚習牽率未休既悔之矣安
能復低頭斲、共脉望競隻字片紙填空腹乎余
心肯其言而終無以奪其嗜之偏也姑強之成帙
因與仲弓述其本懷如此

己巳夏日友弟凌義渠撰

吹景集目次

卷之一

朝玄閣雜語四十則

静嘯齋嘯三十二則

卷之二

辯鍾元常甲戌帖

夢中句

再辯元常帖

武媚孃書

丙辰詩書

阮步兵常神

始祖仁壽公石船

六朝鏡銘

唐世科目

馬守愚折字

軋軋當作乙乙

古詩多譌字

楊夫人詩祖山谷

浮筠亭

生子之賞

隱公時雪

又紀夢中句

閨房之秀

卷之二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春秋關華夷氣運

東坡與湖士有筆墨緣

拆字不始謝石

子建未可輕詆

戲集東坡書

龍穴砂水

先天數

再紀數之奇中

崔伯深

嘉靖甲寅倭蠻紀畧

卷之四

孔明能用素書

戴若思徐元直

葛龔墨癖

古來可笑事

文士以身為殉

隸糖事

倪元鎮王右軍

雲栖前知

葱白千秋

春秋決獄

武皇濶達大度

列子中雜質書

方旬詛楚文跋

比干碑

卷之五

希姓錄

記葑門語

轉注古音畧

方術家

禦兒非語兇辨

句法有宗

詩詞紀日月

異獸

卷之六

復愁詩

寒雲雪滿山

竹根雉子

低頭着小冠

戎戎淦淦

花鬚

岳陽樓詩

神鴉

九日寄嚴武詩

青袍白馬

古茗生迤地

天棘夢青絲

白鳧行

先主廟

蕭何功曹

風吹蒼江樹

港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鳥鬼

青雲契濶

五雲太甲解

贈鄭諫議詩

卷之七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卷之八

史記殷本紀逸書

史漢引詩書異同畧

補王伯厚詩攷

逸孟子

論語孟子文字異同

卷之九

竹書紀年不可不讀

兩金非休徵

驍戎來賓

五觀彭祖

宣曰文武成康之罪人

胡傳用逸周書語

管城子與孔方兄不兩立

真雁辯

霍大將軍

舍利受福

舍利非舍利辯

駟虞

用修引蹇叔處干語

肅難詩

干非却辯

舟人之子解

秉心塞淵

沽酒市脯不食解

內典中字義

綸字古有二音

四山字義

升卷雜字誤訓

灑字

唐詩用字異音

絃字

栢伯帛白百五字古通用

卷之十

卷字義

俗語有所祖

佛字有五音六義

拘木七音句有六音

趙有三音九義

乙字義

黨有三音六義既有四音四義

芳苒字義

眊聾字義二則

爹有三音姐有六音

蓮有三音苴有十五音敦有十三音

佳俠函光

子建樂府用寒字

倩靚字義

愁有四音

卷十一

荀子中字義畧記

紀事語不同

補馮北海詩紀古語古諺

補詩紀雜歌謠辭

鼻子鼻祖

寒兵

細字韻脚

趙李辯

施武子

西施有施

華陽國志

卷十二

箋屠門高琴引

世所傳韓詩汲冢國策諸書非全書

補升庵古文韻語古音畧例

卷十三

合疏董彥遠啓

卷十四

補書記洞詮九則

黃子野

離湖

嬰蘭

鳥語

牛僧孺好石

少陵詩

鸚鵡妃

詩押於字韻

玉腰蠟車

文人相祖

察書

博物信是雜事

皇經劍錄

弟子學文解

兼弱攻昧解

詩箋解孫字

神仙不掃文字

其出是塵土

用修不曉急字

黃陵廟 以下箋閔子京湘州錄

海陵王志士

鄱閣頌 蘇文子

漢淳于長夏承碑

鄭璠輦石 補

蒲萄 文子

唐進士櫻桃宴

宋高宗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

崇齋佔俾載張曙繫甌賦

夷白齋詩話

司空圖詩賦

箋溫庭筠錦鞋賦

同昌公主九寫玉釵

茹呼伽

罷亞

瓦松鳥韭 木

曲有踈勒益

蔡肇詩 詩集言言

鄭康成註漢宮香方

選格雜錄

段成式連珠

水磨

筮字義

吹景集目次終

吹景集卷之一

朝玄閣雜語四十則

烏程

董斯張選周著
韓昌箕仲亨訂

多識一字是一寶多靜一刻是一藥少見一物是

一福少割一生是一瑞

無典謨誰知虞夏無陽秋詎識素王文章經國豎

儒蓬小伎耶

措大畧知把管便以傲睨人如卑田院現沿路唱

楊花自以為為激楚奇唱

腹中無千卷書莽應天下事正如瞎官人漫入人
罪初不曾按律則以刑罰入以罪則以刑罰入
我輩與小人作緣可謂崩山從壑倒樹纏艸易曰
顛願拂終以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孔子當少正時門下三盈虛聖賢豈在人從當面
嗟却聖賢盲現真可惜也
世人皆敬殺纔是真才烟視媚行乞鄉里人一日
之誇真妾婦羞耳
群蚊聚槐穴謀噉鳳凰亦何損千仞之翼政費終

日妄想

四海人不肯了一身千古人不肯了一時事明月
之夜遠望不細書見大無顧小也

墨兵而誅詭賦草莽有忠臣書窟而對英賢夢寐
多知已

方士持丹術惑人其資卒羽化而不怨一言合道
千載不腐丹在徑寸中誰復解煉耶

深俗情者不可以入俗執道念者不能以入道
俗獲澄融然大覺

有江湖之性方可登魏闕有黃虞之怀方可遊叔
季天下萬事如好色食飲不可共人作生活道德
文章眼前讓人多取畧不閑意嗟夫
燕趙妙色雉盧豪奔都是文士鼓吹定不入錢穀
腸也

善憂則精氣孳斂當事自無率善樂則神識閑暢
當事自無躁
臨文不得作好醜心入境不得作順逆心對物不
得作憎愛心抱病不得生死心

藥因病淨因垢無因有因境不立道情冥到不能
不遐想于斯人
居家骨肉未能免閱牆乃欲以肝膽二字驕語朋
儕偷兒獲廉名也吾誰欺

綴文不根六經稱詩不陶三百篇所謂沿瀾迷源
縱字句靡々可聽呢喃燕語耳

鷄鳴登日觀望海中層霞擁扶光如車輪斃洪崖
羨門去人不遠海湧天竺石島岬我曹胸怀不可
一日無此景色

人倫非立名之所文業非自畫之地道學非久假
之器得喪非認真之物
得御人憐痛于御人毒罵得豪傑妬深于豪傑見
知
有材者無位有位者無業有業者無年天道最是
恠嗇

多執仇人喜爭仇已窮惡仇天與人仇殃其身與
已仇殃其心與天仇殃其後人
學人問李不問年壽原壤不如天項橐若較年則

從無始來誰一人少者

毆病問市醫必死稽疑問肆卜必錯破教問邊將
必怯李詩問詞客必野

若今日悔昨日是學問一大精進古云與君子遊
如長日古人亦可稱益友也
我怒時出我文而喜是文者我妻妾也我歿時得
我文而生是文者我雲耳也

訊以詩不知五七言指以書不判真行草強欲廣
蒐彞鼎妄辨款識豈唯達士胡盧實使賈兕撫掌

矣。不虧不中，月不微，不滿，過用其明者危，過用其威者夷。故先王貴節，鶴贈噲珠，龜貽孔印，反戈償德，閉糴酌息，彼木石之匪如我人禽之罔辨。故曰：交于鸚，猩不獲其榮；寫吡鳥，悲卉族不凋其節；芝焚蕙嘆，羽居不傷其性。類無苟聚，命有自然。詩亦有五行色像：火音像金，味像土，脉像水，枝葉

像木，若夫空以運之，其昊蒼一氣之旋乎。山林語易，俊臺閣語易，醜野人對田里景物，粗知下句至兵戎慷慨之氣，珮玉雍容之体，搖手莫辨。輒云都可廢，却是珠風而磔雅也。

天下無不可為時，但袖手天下無一可為時，方出手聖賢作用，豪傑肝腸。衆蘭不王，群鳳不威，然則艾為蘭翼，泉為鳳手，賊君子者是輔君子者。古羨澤有宰相，今市井皆山人，古簪珥有丈夫，今

冠裳多婢妾
人當不足處必自張有餘處必自歛
淺人足高氣
楊政使明眼者有隔垣之視
俗士萬境為名所驅即狹邪之飲山澤之遊強半
名心非閑本性天地一大黎園古則崑山劇今則
弋陽扮也

余秋暮入鄧尉山中叢桂未闌鳥啼人寂空樓
高枕偶有所怀輒伸紙疾書之一日夜積四十
則辭多遊戲殊鹿門之隱書肯出牢騷即琦玕

之漫語錄置巾箱中微知道之士雖密親不與
示也萬曆甲寅隴西董斯張識
靜嘯三十二則

乘城自云中年聞道近得其集看三家村李寃禪
耳如書傳燈錄後云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
予輒為釋之夫宗門中作無義語句正要學人于
無摸索處摸着鼻孔捨身一跌絕後再甦一古德
悟後逢禮其師曰當時和上說破某甲豈有今日
正使說得石塊點頭猶是弄精魂漢况乘城所釋

俱謫陋無味者只判女子出定因緣云有心要出
此女人定雖文殊託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的一
彈指便了此何異近世蘭風老人批案又云資福
諭老云余請楞嚴釋然而咲曰吾得入涅槃路矣
然終日孤坐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如此
讀楞嚴舌爛唇焦有何交涉莫說伊不會看教就
喚伊做會讀書官人也消受不起至解金剛經以
無為法者謂以無而為法耳此無論佛乘即四果
亦未夢見在且云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為之法蓋

僧家拙于文義耳若尔尼無盡藏遂以識幾行字
令盧行者北面耶視長公心手了了遊戲神通可
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然長公流浪嶺表頗溺方
士家言乘城力勸其修無生法有除却靈明一空
年來丹灶漫施功之語此中定力似有過長公處
大率利根人不難解難信鈍根人不難信難解若
信解二門雙行無病黃魯直故一時偉人
壇經出門人傳錄淆訛亦不少雲棲師具眼獨能
辨之如西方十萬八千已經拈出王右丞碑云師

常教人以忍之者无生方得无我至于定无所入
慧无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起于三世根塵不
戒非色滅空行願无戒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
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又嘗嘆曰七宝布施等
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无為之運无礙
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語之一乘宗旨師所口
授神會者經中河乃漏耶

東漢趙母誨其女曰善且不為何况惡乎此言大
有禪脉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亦可

補四十二章經解人須和合二義始得
妙喜為悅禪師後身早歲穎悟諸方尊宿咸印可
之李商老以师下急贈以佩帶賦後參園老人悟
始大徹乃圓悟示師住菴法語曰一切但低細和合
先防犯三業又云辨智過人但惡逞俊太過一
色便自性及師遭謫後自讚曰資質似柔和心中
寔踈暴開口便罵人不分青白阜編管在衡陽莫
非口業报當時具大根器大力最如師者復得道
友夾持明師鑪鞞而犹然未銷此疾無明之不易

發脫如此師將示寂語叅徒曰所蓄書昼老僧平日至愛道友彥光各送一本乃知此老亦有南宮之癖迦葉舞慶喜歌習氣故然無妨三明八解脫田地自不同魏元常偷塚惡習衆香國中來并可為米顛傳一消息也當爾時正不許作書畫會

客有撥淨土者居士曰孔子見周公卿莫疑否曰不疑居士合掌曰南无阿弥陀佛一羽流在座曰我玄門後不信此事居士曰阿那個默朝上帝來

首楞嚴經世所流通只房融筆受本依冥詳記謝慶緒手寫此經在都白馬寺為灾火所延此經止燒紙頭文字一無所損慶緒即應少微星象者然則晋代先有梵文般刺特為重譯耳天台不了六根義當自喪乱後偶所未覩耶丙辰立秋日記

向觀慶緒事以為楞嚴晋譯今日借得真慶寺大藏閱宣律師大唐內典錄云首楞嚴經二卷後漢中平三年二月八日初出見士行祐二錄吳錄云

三卷又魏世有支讖所出二卷吳有蜀首楞嚴經
二卷後出楞嚴經二卷西晉有异出首楞嚴經二
卷又勇伏定經二卷元康元年四月九日出典支
謙白延等所首楞嚴同本小异見道真錄又元
康元年竺叔蘭出第五譯二卷支敏度出第六譯
合五本八卷鳩摩羅什出第七譯二卷炎精未息
梵夾已東或來文有脱簡經中所較六根功德當
闕耳已未九月十五日按此係首楞嚴三昧經非
海眼經也再詳之

涪翁云息心銘出梁左補闕宗殆攷費長房三寶
記云王道論至觀音應驗記一十二卷武帝世沙
門忘名著名俗姓宗韓關殆南陽人為梁竟陵王
友曾不婚娶後梁敗出家改名上蜀齊王入京請
將謁帝以元非沙門逼令反俗并遣少保蜀郡公
別論報書云六不可其後畧云仰戴三光行年六
十不欺暗室况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
道何人独堪長久誠得收迹山中捫心塵外支恭
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称

力行道隨緣化物此次願也如其不尔歎處山壑
安得憤、久住閻浮地乎師著集十卷文多清素
見重于世題有法界寶人銘即息心語也以宋為
宗以闕殆為殆得无涪翁抽之腹笥故舛錯乃尔
然銘中云一文一蕪空中小蚋自持自犯十卷何
為師能我荅一轉語不不伏讀、仁孝皇后夢感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奇瑞
神變歛喜踴躍按梁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
年八九歲有時靜坐閉目誦出衆經淨土經七卷

妙莊嚴經四卷寶頂經一卷永元元年出年八歲
正頂經一卷法華經一卷勝鬘經一卷永元二年
出年九歲藥艸經一卷太子經一卷伽耶婆經一
卷永元三年出年十歲波羅奈經一卷中興元年
出年十一歲優婆頻經一卷中興二年出年十二
般若得經一卷華嚴瓔珞經一卷天監元年出年
十三益意經二卷出乘師子吼經一卷天監三年
出年十五妙音師子吼經三卷阿那舍經二卷踰
陀衛經一卷優曇經一卷維摩經一卷序七世經

一卷天監四年出年十六嗟乎聖性冥通靈心天
映豈言筌之所擬奚思路之能緣而費學士廼云
閉目靜思自是女人情弱暗誦相續豈非前身詩
諷用世語言入佛知見此語之設殆為若人
初祖得法于瓔珞童子即大勢至應身也及祖指
可大師安樂處但云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語與
經中一心不乱相去多少淨土法門者挾此一
則醒却禪宗金剛眼便不勞斬首立義

袁伯修云子瞻前身為五祖戒後身為徑山杲此
說極可喜但子瞻辛巳歲歿延陵而妙喜寔以己
巳生豈先十餘年云已托識他所耶搃是一個大
蘓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
閱外紀云在宋為蘓軾送教前三世在漢為邠
陽公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
堂有九十二級其薨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
衙之夢余戲為語曰大蘓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
都扯拽縱好事者為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五燈載妙喜少閱雲門錄恍如夙契讀年譜蓋是
雲峰悅小叅語燈錄誤耳
鮑居士日持法華楞嚴造无西方論雲棲師據經
教駁之極詳但此君執心既堅不可力爭亦不可
理奪第向伊道海眼選擇圓通汝莫學觀音樣子
修行不待渠下語即云如今大士次補佛在甚麼
国土管取居士立地失却鼻孔又法華直授上根
宜佛知見乃云為此諸弟子說字大乘經不過以
深心念佛而已至藥王品廣讚持經功德祇道得

往安樂世界五字居士想讀二經未熟在
闍某寺僧某其母老矣寔无所歸日止于寺之天
王廟從其子乞食其子與約云每食時喚母一聲
須毋磨乃下食又須日織一艸屨如是者三年一
日織履次聞喚云阿孃來忽随口出偈曰叫一聲
來應一聲應的就是本來人如今不用頻相喚萬
丈寒潭徹底清願其子曰无復須汝粥飯矣遂伽
跏而逝
亡兄伯彥孕時先宜人禱天竺大士夢天雨甘露

于庭手捧之得三十有六點色如乳兒弱冠籍金
閨才名橫江左晚嬰家難觴詠寄懷密修靜業嘗
手書金剛般若經得山陰楷法劉玄子侍御跋其
尾弥留之際戒婦女勿前即吾嫂亦隔窓相訊持
金剛後四句偈三日不絕聲質明呼童子曰吾不
復留矣忽赤光如霞逆額上起冉冉出窓外僕輩
都得見之就視已暝得年三十六異哉伯氏定再
來果位人也

亡嫂孫碩人少宰相潭先生息也筭而歸家仲未
三十夭壽丙午余夢入家仲室壁間懸一像諦視
之則亡嫂影子也像忽作語云六叔佳不好語二
哥我在此中苦甚幸寫一卷金剛經相荐予驚寤
走告家仲溺鉛汞家言漠不以為懷後十年余始
命楊生代書此經資福碩人冥福客謂予曰佛法
大意要各人明自己本命元辰只是黃卷赤軸那
得如許靈驗予應曰客不聞乎蛤天听法雉女聞
經滑州刺史墻下開七卷之文即耶使君梁間獲

再生之筆世間无有鍼鋒許不是佛度衆生處聖
教弘深豈肉眼可思議耶聞平欲天龍亦開
濟法舟在嘉興精嚴寺作火頭適兵使者至寺召
寺僧十餘人問云汝出家來欲心断也未有對已
断者五打棒有對未断者亦打五棒舟忽出破衲
徒跣逕造使者前使者心知其非常人急趨下揖
之命之坐復理前問舟云日親近日親日遠日疎
使者驚喜握手定交遂尔名聞浙右雲谷和尚是
其得法子也吾聞諸聞谷云

雲棲大師初恭悅心叟之問云汝何處人師曰浙
江人叟曰却為何事師曰特到這裏來求和尚開
示叟曰你在三千里外遠之來開示我教我将甚
麼來開示你師當下領悟師北歸住吾潯豆腐橋
廢祠中苦行三年無知者由潯至雲棲卓菴可補
塔銘之闕
王仲淹云佛西方之聖人也中國則泥毗耶離以
居士談玄多羅幢以輪王說法治世言語不違寔
相團團男女共話无生張無尽有言吾學佛而後

知儒豈必善來一唱鬚髮自除然後名出家見哉
古泥字尼通當是中國則尼耳

雲谷襟記云佛書自明帝前已入中國劉向列仙

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

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今世傳列仙佛經字多

作仙徑佛徑事全引此文顏之推家訓所引列仙

中軍見七十四人出佛徑乃知仙字是後人以意

傳云霍去病傳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曰今佛像

是也漢武故事曰昆邪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

之神置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

燒香禮拜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

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故

知桑門法非創顯節陵也及讀法苑珠林載周太

史蘇由及秦由余所對甚悉陸玄暢云周穆王身

遊大夏佛告彼土有告彼土有古墟可往返事王

問何方曰在鄠京之東南楊雄亦於藏書中往

見佛經云又傳燈諸書載百丈野狐公案百丈今

豫章山名乃老人錯答一轉語已在迦葉佛時矣
從劫初至今盡大地山河無非正法流通處而墨

守者猶從而誕之昔王半山嘗語客劇秦美新定
非出子雲手東坡曰某向來亦疑此事半山曰子
疑云何東坡曰未知當時果有子雲否半山大笑
謂佛夢始騰漢庭者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者也

問初祖九年面壁不得謂之无言畢竟做甚居士
曰念經曰念甚經曰佛經阿彌陀經曰念那一句
曰今現在說法
客訪居士次客云昨到一人家大是奇怪人哥兒

都會念佛士指梁上燕曰這蟲豸却解誦經客曰

吾却未曾聽得士曰春秋也不識

居士念佛次一僧見云着甚死急居士云太粗生

僧云你不見道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居士云

遠來道箇甚麼僧却問如何是宝池蓮居士云一

花開五葉僧云借五葉看居士云供養十方羅漢

僧云

聞谷印禪師神識湛朗具正知見昨遇潯之祇園
寺余往參禮茶次云如天命之謂性居士作麼生

會余無對他客有拈紫陽語者師云不是良久云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便是
現成注脚按此論開自祝京兆晚歲大有悟入今
為吳中王路庵伽藍袁石公有記刻石甚異也

湛然澄禪師會稽民家子少孤露為平望亭郵卒
遠邑令穢亭下軍門以某事檄縣甚急師捧檄至
舟失足墜檄于水惧罪從鸚脰湖且洄且行可七
八里許已迫暮得登岸便除鬚髮作沙門走會

稽掛塔雲門寺面壁者六易寒燠遂廓尔靈悟傳
洞上五位宗机鋒若俊鵲陶祭酒周望見之片語
鍼芥亟嘆賞謂為宗門龍象近成涅槃會疏一書
紫栢慈山以還且歸然魯灵光矣蘓長公云向死
地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這箇阿師若无平望亭
通櫓左手肩藍旗右手敲銅鈺不能餐一頓安穩
飯安想跳出生死窟乎第觀時節因緣吳江令真
一善知識也

僧問普門品中應以某身得度者即現某身而為

說法独不及菩薩身意旨如何居士云你看那一箇不是菩薩身

問古云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如何是自己曰子丑寅卯如何是十二時曰眼耳鼻舌
紫柏尊者傳使君宅使君子甚點慧子忽搨二花問者云是一是二者云是一子遽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者云我言其本子言其末居士别云癡人你還道是兩箇那

古汭夏元激云江右郭青螺司馬篤信佛乘配蕭夫人虔事普門大士資素鈍世間文字都無所識忽夢大士降其室白光皎如晝授以偈曰塵沙歷盡有一真鎮日塵中不識因尋得回來返光照便認從前旧主人說偈已即去夫人送之門前前有圓石大士以手撫之作鼓聲忽擲一粥魚于空化為龍冉冉乘烟而上復說偈曰門前石鼓响擊鐵樹開花朵紅一筆寫就三千字躍魚入水化黃龍夫人寤屬司馬然燭書之自尔心華發明於

內典多洞子司馬奔家絕血味灵异屢覲十方諸
国土無刹不現身要待衆生心水澄時佛月便了

耳母
為山云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行履今時影響禪和
錯會不少行履且不貴况無義事耶故云或有服
甘露傷命而早天

大家闡化日有鬻炭者亦往禮觀祖問曰汝何欲
曰欲參禪祖曰汝平時作何生計曰逐日賣炭祖
曰賣炭的參禪甚麼你且十二時中只念炭團兩

去其人依而行之經二年入山燒炭忽行裂作殼

有省遂述偈曰江西馬祖太無端終日教我念炭團

若非青竹來開豁至今佛法被他瞞雪嶠信禪師

如此說余閱宗門群書未有此段因緣雪公定別
有擬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此語

可作禪訣

直指之說鼻祖少林未為定論跋陀云那箇法師
涅槃僧意云誰運聖人耶百年前盡情向諸人撒
開了也又雲黃撫尺東陽十二面觀音武皇帝這

稟荐去便不勞絮々地問對朕者誰假使百千碧
眼渡江老漢脚跟未曾動着一絲毫許詎煩闔國
追耶古之今之直是一場笑具
王芥菴詬慙大師弟子昨覽楞嚴經八遍竟與當
時眼界不同師云你不要熟忙只管看來看去和
經都不見了方有少分相應

偶有見聞命之不律此中實未穩在非敢說禪猶
賢乎已巳十月十九日廣曙識

吹景集卷之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辨鐘元常甲戌帖

吾麗徐生示余東武亭侯帖云易之閩郭聖僕字
畫似不類宣示諸帖淳化大觀而下都所未收其
文曰大魏黃初元年十二月甲戌大理東武亭侯
臣鍾繇上坐調元化曾何力枝葉滋茂本根寔時
數大亨豈一具述今江南草間奚足以辱王師手
俟其苛慘因民不忍便以伐罪可也且中國之師

豈與島夷爭一旦復虧威信誠恐不足伏服南國也臣兼行履險蹈夷臣以死任不獲之命既已臣服繇言戎路扈從徐極有德色余按此帖載劉次莊戲魚堂帖中但下語都無漢末風氣又表仲那得稱大魏耶如秀州項子京所藏王方慶進寶章帖亦止云萬歲通天二年初不書偽周國號准此便可了至南夏二字尤足噴飯以夷易夏三尺童子亦能辨此餘兼行扈從等語大率生燭戎路其中既云蹈夷何稱履險真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

何物陋人自納敗闕至此遠出曹叅軍七賢帖

下矣徐唯唯

夢中句

僕癸丑春夢中得句云石鏡逢秦女山精照落花政使醒時為之未必奇險乃尔客戲曰而今當行詞彥只須辨羊歲草鞋錢向關中行脚去僕詰之則曰意欲登蓮華峰頂等希夷老人睡寤時乞取一千首華山詩耳

再辨元常帖

前辨甲戌帖定為贗鼎周虞卿謬以為書家申韓
第一時證擬尚未詳案催汜乱平繇始封侍中僕
射東武亭侯魏國初建為大里迁相國建安二十
四年九月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丕即王位復為大
理及篡弒竊繇以佐命功改廷尉進爵崇高鄉侯
矣何得復列故爵耶又是年七月江東遣使通好
子桓代漢以十一月易延康為黃初元年大寶初
擬草昧未寧無暇復籌外事長江天限語後此數
年帖中乃云戎路扈從此茫然何所指即戎路冒

寒一帖運筆險絕文亦尔雅諸名家都竇吳之其
間猶有可疑者壯繆嬰禍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孫
氏始來告表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捷書未
至何能豫聞耶其書爵則亭侯之上系以南蕃亦
似無據因此旁證自右軍所臨宣示墓田外即閣
帖蒐訪強半好事為之如蕭誠白麟輦耳繇爵終
于太傅定陵侯袁千里評書中称司徒何耶虞卿
曰今日可謂問一得三千年疑城盡情洗却豈独
鍾氏功臣省誤却後來好男女手眼學書人故不

可不讀史也歐公集古錄中戎路帖亦有辨司徒者太傅子士季也見庖言附錄黃長睿辨戎路非贗書至夫兩二字強為之釋云其曰夫刃者謂闕為徐晃所破雖未即殺之而闕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晃之破闕在閏十月權殺闕在十二月今錄以閏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闕非賀十二月之破闕也信黃語則表所云傅方反喪不終厥命者又何以稱耶且云南蕃之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屬故并著

然則鄉云亭侯但書郡名足矣不必更列本衙无乃為主爵者所紕耶按南皮即曹子桓與吳季重輩遊讌处水經注清河又東北迳南皮縣故城漢建安中魏武擒袁譚於此則子桓所云南皮之遊當在逆軍時也兩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闕駟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未聞為南蕃郡也獨魯國蕃縣之蕃應劭曰知國也音皮亦未聞其為郡也黃蓋悞憶章武之為東武故遂作此妄語耳董道亦以賀表非元常書

武媚孃書

武媚孃精心白業文瀾斐亶御製華嚴序迴文記
外又撰昇中述志碑相王旦正書撰述聖紀中宗
書撰昇仙太子碑后自書見趙明誠金石錄昇中
碑宋政和中詔河南尹碎之述聖及昇仙二碑余
不及見近得洛中所榻幸少林寺詩及奉某禪師
書又贈王法主誥載茅山志詩載唐詩紀今錄其
書誥於左

暑侯將闌炎序弥絳山林靜寂梵宇清虛宴坐經
行想當休愈弟子前隨鳳駕過謁鷲巖觀寶塔以
徘徊觀先妃之淨業薰修之所猶未畢功一見悲
驚萬感兼集攀光寶樹載深風樹之哀弔影珠泉
更積寒泉之思弟子自惟薄佑鎮切梵懷每屆秋
期倍軫摧心之痛炎涼遞運愈添切骨之哀未極
三旬頻鍾二忌恨乘時而更恨悲踐露而愈悲唯
托福田少申荒思今欲續成先志重置莊嚴故遣
三思賫金絹等物往彼就師平章幸識斯意即務
修營望及諱辰終此功德所冀罄斯誠懇以奉津

梁稍宣資助之懷微慰荒迷之緒畧書示意指不
多云
門下子喬羽化或苗連於故祠康成道存尚延佇
於舊邑矧夫跡膺仙錄名偶聖朝追想遺塵載殷
遠念故玉清觀道士贈太中大夫昇真先生王遠
知性典道合神從化游初宥帝解之微自得天倪
之理時歷三代韞秘術以韶光年踰十紀屬睿圖
之啓運藏往知來察幽鑒遠函符先渥緬維贈恤
之恩聿申後命宜峻褒崇之典禮可贈金紫光祿

大夫昇玄先王餘如故主者施行嗣聖元年正月

二十八日

丙辰詩

丙辰南省榜出吳中有詩云咲破長安第一花東
風玉筍蚤摧筓人前不舞渾如鶴文苑餘分恰似
鼃莫以之無求筦庫從來杖杜合宣麻秦閔何處
通消息八月江南雁字斜

阮步兵

阮步兵二十年不臧否人物時人謂之至慎當年

廣武一嘆即卯金三傑猶云豎子成名魏晉一流
人直是無此老置口處若云典午代吳志言逸禍
只一鄉愿伎耳独胞中磊落四字大為白眼傳神
始祖仁壽公石船來林林合宜在春開
始祖仁壽公自梅林迂潯上里中呼為三老董公
勝國之季行中書省三辟之公嘆曰龍不隱鱗達
者深痛吾婚嫁幸了絳影人間復能持手扳着他
人鼻息乎竟不應遂鑿石為船以見志曰此船可
爛吾其出矣性喜吟曾咏和中峰梅花詩百首嘉

靖中惜毀于火吾宗猶有見之者云風氣曾似鉄
笛老人

六朝鏡銘

余購得一鏡縱橫俱三寸餘色溥黑如漆鈕亦不
甚濶背作忘憂花葉四旁古錦文中
有銘三十二字銘曰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
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窓繡幌俱含影中形神兩
字半為土蝕結字極奇古韻藉微帶八分對字臉
字創体尤詭語亦娟、深秀的為徐庾手筆非唐

諸家所逮魏晉碑板灰冷烟飛寒山片石空聞其語即今六代風流不盡如王謝堂前燕者賴此一

照子猶可想像百分一耳臨川縣志中

此銘載蜀菴文志傳為孟蜀時物恐未尔字昼

絕不類唐以後習氣那可以耳為眼耶弇州云

似隋煬帝語此老故具眼然王先生猶未見字

昼也考博古圖以為唐瑩質鑑圖中載二器其

一較余所藏銘多八字亦有小異末云光含晉

殿影焯秦宮鐫書玉篆鏤影清銅晉殿清銅語

殊可咲其一銘亦三十二字但末句云綺窓繡

幄俱照秦宮視俱含影中語霄壤矣余所藏確

為六朝物宣和二器當是唐人依倣六朝為之

身者學齋佔碑載遯跡山此正合且云取鏡有風郭家崖石臺鏡銘與兩声其神吳抑寓言耶

問子京曰張君房麗情集蜀王宗衍幸鳳州天

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衍愛幸之

賜以妝鏡其銘云、遐周所藏鏡銘亦尔豈嚴

媛奩中物因蜀亡兵燹塵埋郭家崖幾八十年

至景德中始呈皓影今遂歸董郎玉臺耶芳魂

在鏡當呼之為董即捧硯

唐世科目

偶讀高似孫緜略載唐世科目張文成樊宗師文士也文成第才膺管樂科宗師第材任將帥科常執誼王播皇甫鏘李宗閔姦人巨擘也而皆第賢良方正科顏清臣勁節可師百世僅入文詞秀逸之目惟張曲江神龍二年第材堪經邦科先天元年再第道侔伊呂科似主司差有眼孔耳至乾封二年立函素科建中元年立高蹈丘園科尤可笑

一第何足重人古今之通論也李贊皇曰好驢馬不入隊行誠然

贊皇亦是自歎之詞羅隱云我脚夾筆可敵數

輩同此意問康侯

馬守愚拆字

神應廟切馬守愚來里中不知何許人工謝右之術多奇中有為人作蹇修者以吉帖二字問馬曰此姻事已諧以帖字中傍橫吉下喜象也然諧後且有憂吉下口置巾上宛然一吊字也後果然卜

者沈某以金字問馬曰君其五行中安身立命乎
恨與小人作緣三十年後以此財亦以此獲後沈
以後妻故有雀鼠之訟乃其婦頗健持門戶卒藉
溫飽憶折字時年恰三十一里父之子商于楚數
稔不歸馬適在東藏寺里父拽杖之寺訪馬求卜
適覲面以杖倚米箱揖之馬問云何具以對馬曰
汝子已抵家汝可速去米貫一木非來而何里父
歸其子前候門矣有江寧生者客潯聞其異往看
不告姓名值案頭積書指波濤二字曰君能為一

測耳馬諦視久忽說曰君佳士何落節到此未水
易為坎範為潤下陷不出下不返淫汗漂溺多浸
此生君无還年矣非噬非剝膚淪於澤是維女子
媾男為慝夫不祥其熟章氓之馮戎壽為大期著
田成疇著金成鑄著人成儔金也不然井田為川
鑄非其器無人儔之蕩々汨々靡所止期循轂曰
逃巫臣竊妻子意者其似之生傲然曰君亦知僕
何姓乎馬曰象畫既昭群鬼夜囂吹律知姓萬物
同憂法馬水區壽誰其餘按象而談君非蔡仲之

商字江寧生乃前謝曰神哉先生僕少失父兄好
為治遊畢終其宮携欢而東我雲彼龍先生愍斯
維曷塗之後馬曰夫凝慮者不可惑以貌知方者
不可淆以蹈玄冥失馭后土其奠之急之坤鄉無
典異謀三壽作朋西南得之擇里而安錢唐其
可迂字其摘隱躡秘皆此類也某先生致事歸且
浹歲呼馬詣第拈一休字訊馬馬取所書字承日
影覆背凝睇忽曰異哉一轉便成兵字夏官之員
微公其誰某咲曰吾長安塵土久無入夢生勿言

居無何朝鮮事起某以邊材論荐趣拜少司馬篆
云聞長者言馬來吾里時恒寂居隣寺匡坐穷
日無妄笑所獲錢亦随手散去乞者便與之類古
稱隱行君子執竟來去不自道鄉里卒無有傳其
伎者遐周曰若以六書求馬之所測殊有乖舛處
然此自卜筮事不磨：執許慎徐鉉之季苛尋其
短也今許徐輩測之豈能奇中如馬耶道書云丹
如守一愚馬
取義本此

軋軋當作乙乙

宋本昭明選文賦云思乙乙其若抽說文解乙字云象春艸木冤屈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又尤字解云尤異也從乙又敫乙敫出而見閔則顯其尤異也又解叟字云從白從乙乙屈也淮南子太甲在甲乙閔逢注萬物擁遏未通也在乙曰旃蒙注萬物遏蒙甲而出也司馬遷律書云乙者萬物生軋乙也漢書律歷志奮軋于乙穀梁傳軋辭范甯注軋委曲也劉熙釋名云乙軋也自相軋而出也則軋者乙乙之詁也梁江革嘲何記室聯句不成云疇昔故翻乙今辰何乙乙元結補樂歌序乙乙冥乙有純古之敫雲間之藍本乎松雪行楷作軋字殊誤又受虫拙目之虫宋本作岷世間墳籍改金根車者故不之深可嘆或云許說大僻仲春桃已華何言冤曲耶案月令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則此前猶未盡出未盡達益信許說之妙

唯古詩多偽字

唐人上元詩坊本俱云金吾不禁夜菰文引此詩

禁字乃惜字耳又虞姬歌四面楚歌穀初疑先秦
那得有唐人詩比讀楚漢春秋云四方楚歌聲太
白鳥棲曲銀箭金壺漏水多孟啟本事詩作金壺
丁以漏水盡殊妙又烏夜啼結二句本事詩作停
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便覺獨宿空房
大是俗境但烏啼曲一句用一韻古體相沿如此
漏水盡一句獨無韻似非格此盡字確為溢字傳
寫亥豕耳江采蘋詩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
慰寂寥八閩通志載此詩慰字作典字蓋言履綦

無穀明璫盈握翻使蕭閒之情轉深猶持愁以相
贈也視俗本慰字何異嚼蠟劉禹錫詩高髻雲鬟
宮樣妝高髻四字本事詩作髮髻梳頭升菴集作
浮漣梳頭
又斷絕蘓州刺史腸蘓州二字本事詩作江南只
數字便有雅俗之異崔護詩人面不知何處去夢
溪筆談作人面祇今何處是亦勝定知古詩中譌
字不少證文字通者其辨之

楊夫人詩祖山谷
弇州菴苑危言殊擊節楊夫人曰歸曰歸二語昨

從張嗣宗借山谷外集看一聯云美人美人隔湘
水其兩其兩怨朝陽寄初和叔詩中句也弇州極
詆宋詩乃埋名士而奪筭禘豈不令隻井失咲然
其兩怨朝陽已入步兵之咏曰婦杜寄韓諫議詩美昔未克復微大
陸之唱美人秋水杜老遺音人媚湘水昔
之人早以風雅為我用矣

唐人用疊語如太白枯楊枯楊尔生稊又美人美
人歸去來少陵長鏡長鏡白木柄長吉採玉採玉
湏水碧樂天劉郎莫先起蘓臺蘓臺隔烟水黃詩

意祖之宋人用成語此誰其言者兩黃鵠何以報
之隻玉盤載困學紀聞亦可詠也獨謝康樂白岸
亭詩交止相黃吻食萍鹿神竒巧妙居然千
古之隻

浮筠亭

山谷為洪駒父作晉州學浮筠亭銘曰豐肌秀骨
先後輩出河其孺子也解襁褓群不舍晝夜何其
學士也壯節矐躬而知歲寒何其丈夫也本管仲
隄朋之對語通古但讚歎此居初不及玉一字

按小戴禮字尹旁連鄭玄注曰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連不有陰翳似信也孚或作笈或為扶正義曰尹依注作筍又作筠笈方附反升菴引此解云笈女膚也謂王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然則筠之為言亦借用行膜此二字只可言玉不可言竹也渠極稱精覈猶有漏處食筍詩誤云五溪無人採其一端耳歐公用事雖爛熟亦檢出處可作讀書十六觀補矣

按拾遺記云蓬萊有浮筠之籐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鳶集其上依此則浮筠亦可名竹但山谷此語懸之李宮當取君子比德義不當從王嘉夸誕說也又駒父作坐堂諸名十有六皆取六經及楊雄法言語如駕說堂樂半此浮筠二字不當舍小戴而別有所徵決矣

豚兒之稱起阿瞞訊景升諸子乃春秋後語越王令國人生丈夫者賞以二壺酒一女生女者壺酒

一豚證此殊勝

祖與隱公時雪

呂向雪賦注隱公時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深寧

叟駁之謂歲熟語無挾按春秋考異郵云庚辰雪

深七尺後周劉璠雪賦云庚辰有七尺之厚向陋

生乃不知據此

又紀夢中句

癸亥長至第三日夢與孝若舅者月得句云便作

一庭白虛堂分皓然甲子二月二日夢閱孫孟樸

詩囊有携妓入山寺詩僅憶二語云織裾禮精舍

殘日射人黃亦俊語也

閨房之秀

古來閨房之秀多以女丈夫呼之若目吾儕曰婦

人便皇恐歎死真宇宙間大不平事灵山會上十

大弟子成佛成經多刹只一八歲女經作南方調

御師幾許鬚眉望猶海若今日若滿朝皆婦人何

必戒師濟之盛耶兵家者言靜如處女動如脫兔

則然中帼之遺諸葛公未必非牛耳宣王也

慎選中興... 必其... 嗚呼... 夫... 天... 古... 吹景集卷之二

吹景集卷之三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庚溪引南雲

北雁語誤以江摠為文通陸士龍贈鄭曼季詩

穀播東沉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灵妃歌云彈璫南

雲扇香風鼓錦披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歌南雲

可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

士答龐參軍詩依南楚邈西雲文通詩北雲

烏程董斯張遐周著

疎狂人讀書不半袁豹妾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
見多所怪見橐駝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
誰其侯公弋延領留西雲但怀徑寸璜日與漁子
群客繆謂此語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
耳閔康侯引呂覽云雲並刻士語

春秋閔華夷氣運

春秋一經游夏不能贊俗儒搏空鏤塵如弘農王
語不可了全經大意却在論語中其語子貢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此經斷為攘夷狄而作漢武

出壁中遺典制詔會稽守令以春秋對母縱橫而

是時十八羽林郎連行殊遠致匈奴過陰山皆下

馬痛哭一時師武臣力大足發舒華夏之氣亦天

子表章六經報也逮其後班定遠通公羊春秋猶

能以三十六人橫行西域漢記東觀何物獯郎王安石

名遽汰之于李官其三不足之說根本在侮聖言

一語曾幾何年而月破黃昏人斷腸謝元及有憶

王孫之咏矣此詞為淵聖靖康初始立春秋博士

賊過張弓噬臍何及當時宣和帝沙漠傳書僅寫

趙岐注孟子何不令諸士宰相日誦春秋數紙代
神宗憾悔耶故予謂漢之威行絕漢非衛霍也吾
家江都相吾丘壽王諸人力也不幸而為趙氏其
為貌類太子所劫者荆舒也非黼貫也明興青田
先生獨深麟學其創春秋制義寔三百年文士之
祖遂為佐命魁驅夷不在洪水下長陵命諸儒
輯春秋大全而榆川之役北斗且南至不見虜一
騎此大聖人机用又非多欲者所能並轡矣經術
閑夷夏氣運確然若此今之上馬擊賊下馬作露
布者亦留心晚周爛朝報乎于忠肅若不熟此書
幾為亡宋覆轍乃諱謂浙人不可用試問國家
開天再造誰氏之功亦欺天甚矣

東坡與湖士有筆墨緣

吾友王復之綺歲有文章轂尤嗜古不減慰祖書
淫嘗評注坡文十許卷眉公叙其書謂注書落剽
竊則膚落訓詁則俗復之有正箋有旁書不即不
離乍前乍却頗似劉孝標注世說陸農師注埤雅
都人士以為知言近讀陸放翁集施司諫注東坡

詩序畧云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誼洽則于東坡之意度可以無憾矣今王梅溪百家纂注中無司諫及景蕃名字即司諫亦不知何許人閱宋史及唐一菴先生所輯郡志了不可得獨文献通考云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為之元之子宿推廣為年譜郡志僅載元之長吳人張孝祥榜進士而已坡集從无佳刻吾舅孝若從焦弱候先生所蒐剔極富較旧本殘勝而別為此老下注脚者前司諫後復之吾湖中君子于眉山當不淺筆墨緣也

閱康侯曰陳思海棠譜引吳興沈氏注東坡詩言王梅溪載百家注姓氏有萬國器則知宋時不其独一司諫
拆字不始謝石
陳晦伯天中記紀蜀謝石事甚悉閱周益公二老

堂雜誌載石一事乃晦伯所漏者有人過于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又程史云淳熙乙酉哲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光宗既登極群臣奉表請以誕聖日為重明節如故事時先君維舟琵琶亭有術者以折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言此典太平異國一人六十之識無異又睽車志

云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為入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猷登第已踰壯室以未有子為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省試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及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即二十其傍從水不為點而作三畫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又夷堅志云蜀人謝石紹興八年來臨安一時占驗尤异文憲公方赴調目擊兩事士人樊將仕妻失珍珠冠書失字命厥夫詣肆石曰盛門姻戚

豈有朱氏乎樊曰吾妻朱氏也有第二十八者乎
曰妻兄也曰然則從此取之樊曰此人素持行檢
家豐富豈肯為此盜事曰不然必因與之交閔誤
持去其物固在可得也樊歸語妻妻詢之侍婢云
數日前二十八舅曾借物否婢云昨欲出謁曾借
帽子既而不用遂還原未嘗開匣也謾啟視之冠
在帽下蓋曩因晒帽誤置其中久而忘之矣同郎
一選人病書申字以問中帶燥筆客退謂坐者云
丹田既燥其人必死或曰應在幾日曰不過明申

時果然又云新安朱安國善相字紹興三十二年
六月至鄱陽是歲壬午當舉場開士人多在州李
從之占問段毅夫示以飛字朱書其側曰二九而
升扣其說對曰飛之為字從二從九從升但據筆
畫言之不能知其義未可便決禍福及秋試以第
十九名荐送朋友賀之曰十九者第二九也君必
正遇厄而省試失利乾道元年乙酉再舉復中十
九名遂登第始悟二九而升者兩次九方成耳是
時有老齋僕王明者少日亦讀書為貧所苦棄業

為隸書慶字示之笑曰此雖小人中心作文而不
遂又恨其必字勢偏左左脚跛蹇之疾旦夕却
招婚姻之喜坐者云所說極切當其人三十歲中
風濕故左脚不良但今已七十自有妻安得如後
一轉語後旬日為人家作媒嫁女頗獲謝禮趙哲
彥通以周易應乙酉奔遭黜謀改習賦朱適再來
因書易字求相朱曰得非有梗易之意乎此字從
且从勿當且勿易終必得遂仍曰預貢文惠公為
叅知政事上章丐去朱諧朱訪予曰田用書信中

字可占否曰可即指書中去字使觀之其字帶草
朱捧玩咨嘆曰此尊官是貴人今所占何事予曰
見任兩府方力求去朱曰正鑽頭出天上將位冠
百僚无庸詢休逸之請後兩月拜相然此季不始
謝石元命包之土力于一為地兩人交一為水八
推十為木兩口御士為喜說題辭之日生為星十
夾一為土西合米為粟考异郵之蟲動几中為風
春秋說之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之二在天上為酉
風俗通云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

中央下象形也孝經古契之卯金刀字禾子說文
之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又孔子曰禾可
為酒禾入水也以禾入永三字合而為黍說文
禾入水為粟中壘校尉之三田一土阿瞞署合字
之為人一口闕澤知曹丕之為不十孔融嘲氏儀
之民无上蜀趙直占牛角及口之為公字王恭之
黃頭小人郭禹之尸下至為屋蕭道成識曰戊丁
之人典道俱晉襄國謠古居左月在右讓去言或
入口後石勒竟都為符堅初有謠曰魚羊田斗當

戒秦桓玄僭號大亨識者以為二月了符堅知左
水右馬之為馮張亮知山上絲之為幽州梁武帝
書貞字為我典上人破候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
蕭琮改元廣運父老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當
為軍所走乎劉昉云名是一萬日隋煬嘗會飲折
查娘查字為十八日查娘折宮婢羅羅字為四
維帝謂蕭后曰能拆朕字乎后曰移左畫居右非
淵字乎唐玄宗于弘農得寶符篆文正成乘字或
解之云乘字四十八年他如天正之為一止宣政

之為宇文亡日隆化之為降死宣和之為一日宋
北夢瑣言木中斗之為朱字旧唐書崔湜傳鏡之
為立見金癸辛雜識理宗之為四十二年王者貴
耳集嘉泰之為士大夫皆小人有力者喜又袁康
吳平之越紐錄魏伯陽之參同契跋孔北海之離
合詩陶隱居真誥之清灵真人詩定錄中候告此
類不縷卒皆盲史氏止戈四錄二義逗此一派世
耳世傳昉於石此耳與食何異玉海引隆昌為二日
天保為一大人只十
大家為天子家大業為大若末戒字人口有戈靖康
為立十二月康建炎為兩火又南北史謹識甚多不具

泊宅編蔡京嘗游吳興慈感院山有新堂未名
京為書榜曰超覓有坐客賀曰行即走召而人
許臣四見矣明年京遂入相潜居錄黃平夢書一
髮字書影而止索統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
其人訃至西湖志餘杭王沂中間居微行遇一相
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拄就地作一昼相者驚拜曰
閣下自宜愛王愕然問其故相者拜曰土上一
昼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又金壁故事術士之
占二蘓魯直所謫州名相字心法張乘槎之來

遠豐德閔康候隨世而時來計其來

公子建未可輕詆王無謀又金望若輩士之

劉彥和文心雕龍摘陳思瑕語謂其誅武帝云聖

体浮輕誅明帝云尊灵永蟄至以蝴蝶昆虫訖之

按廣雅曰二氣相接輕清為天宣夜曰天无質曰

月衆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以天擬父蒼者亦

韓憑所化乎繫辞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蟄龍不

可以喻死君則飛龍独可以喻生君乎文人相輕

直是不度德不量力今枵然其腹而侈東莞之訖

彈者亦榆枋之咲也按曹集浮輕語出猷襪頌永

按語出武帝誄劉亦誤引

按雕龍書記篇云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夫縛

箒裁孟出子渊之僮約癩鬚瘦面錄文彊之諧

語總也混之非其瑕乎所謂目察秋毫不自見

其賤者也王無謀又金望

戲集東坡書下要九歸

掇芳飲秀鑿石疏泉喬木風霜流暉欲盡山川俯

仰物外高深與客來游情閒送老

龍穴砂水

擘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濶此禪家語也
余謂丈夫胸中不可無此觀然須灼見龍穴砂水
始得不則增上慢比丘耳

先天數

予過外舅大司空沈公所造塘棲范君上池在座
范云胡翰林休復胤嘉丙午北遊太學會嘉吳陳
生曉先天數胡命發策其數云祝融歲首子系入
場煥乎鸞鳳之文章胡未解入京往西山中八月

四日始移寓棘闈之左胡問主人何姓曰姓孫竊
喜以為數之寄合是歲果預荐司空自吾戊申歲
華生者來謁自云無錫人有秘數公有所問不俟
公言當知之吾微哂華謂公無咲請先書別紙置
硯下公隨手取架頭書看一語藏之胸中且勿言
視硯下所置有差池否吾因抽架書得仙人騎白
鹿五字發硯視之則華先書此五字于別紙矣古
人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竟不知此君何術公因
謂万事有定數不可干長吳某公生子時夢郡公

送亞卿棹楔至其家比長甚穎慧領賢書之夕復
夢亞卿二字凡上春官者屢亦屢夢輒如前數
不第以前有待未肯謁選也年已六十始詣吏部
授邑令得西鄉縣焉蓋西鄉之與亞卿字相類也
神之巧弄若此東林陳方伯繡山自滇中致政歸
伏月晒故書得少時手寫四書音書尾有細字數
行取閱之乃公三十載前紀夢中神語云官至布
政文子云智同則有數禽無數者一種人不讀卯
金辨命論垂死與數爭可不謂大哀耶

再紀數之奇中

張因憶得數事嘉靖甲寅倭警至海上督府募方
技士得新安人汪龍置募下龍瞑臣也自言遇異
人授觀梅數遇物而推其用四十有九督府公手
安息香一握令卜之龍曰香之用焚烽燧且至折
之有八七縣一州數也中一枝斷為二一邑當陷
又陷而未斷者一邑其瀕危乎然未燎于原猶
可撲滅有募府方略在寇不歸矣數月賊破崇明
殺其令轉寇崑山幾陷僅得全我師帥苗兵躡之

至盛墩寇殲烏匹馬騎輪無返者龍所言若司契
云任丘田大司馬未第時邑有石橋久隕矣公倡
議復之率邑諸生請於令敬諾掘土二尺許得一
碑云田樂重修蓋百年前精數者懸記也萬曆庚
辰先君偕伯彥兄上公車入都聞有精康節數者
先君適有他營命伯念先往諏之伯念抵其寓其
人問所卜云何伯念曰問場屋事耳人曰試隨手
拈一物來適几上陳象戲伯念取士字授之問伯
念曰幾何曰庚申生其人曰足下今必策名必

在第十一伯念詰之其人曰君庚申生人也年正
二十有一今徒步而來其象為之二十人着一之
字非進士乎手拈士字非進士乎士十一也又棊
以木成足下生屬石榴木數三八錯綜之數十
有一故曰名在十一先君後至亦拈士字問之其
人曰賢子拈餘已落第二木未象也公之發其
癸未乎已而果然温原嶠宗伯為予言雉城吳甘
泉布衣玩深邵蔡之學碩著溪司寇妙解句股六
壬撫滇時諸蠻驚以為神今閔昭余大叅亦亞之

庚申春遼事孔棘予問遼可瓦全否昭余曰今無
恙獻歲發春遼陽非我有也 神廟登遐諸荐紳
臨郡中昭余私謂余曰 國家更有大喪將若何
九月而 貞皇帝復有鼎湖之耗矣蘭州難起昭
余奔命蜀中所向無堅賊得六壬力為多張往入
北雍開官黃門暘谷亦洞曉六壬偕長水楊若木
費元朗謁之元朗館黃門家具以告黃門曰課得
連茹三君所向同功一体也是秋三人者俱鍛翮
歸嗟乎人皆陰陽中人也 有能於五行外剗定脚

根者誰其人哉然天下定无理外之數易言鬼謀
足矣而必先之以人謀範言龜從筮從足矣而必
協之以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魏高允明于曆數
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定異問允曰昔人
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
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梵網經云不得以瓜鏡著草
揚枝而作卜筮或問雲棲大師曰師何以不貴前
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
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韵耶讀

之劃然無以數為矣

崔伯深

客語崔浩曰子非病乃苦吟詩瘦耳閱北史浩傳
浩不長屬文留心制度經術之言至夢與鬼爭議
又好觀星爻常置銅鈇於酢器中令青衣有所見
即以鈇画紙作字記其异所云苦吟者意别有人
在如兩秋胡歎浩父宏善索靖書符氏乱欲避地
江南為張願所獲志不遂作詩自傷浩用事時拓
跋氏歆南下浩輒止之宋書柳元景傳云浩審怀

异圖抑或有捩然則浩亦繩父之志者歎浩被禍
時河東柳一時并命而同眉之高伯恭自云臣多
於浩卒有之石銘嬰戮駕說耳

崔浩受禍自有故其說始于閩中謝省齋并覲
焦氏因之按內典云浩諛佛法帝然之遂滅佛
法後延曇始頂礼悔過廢經五載帝被癘疾遂
誅崔氏還吳佛法此又一說也

嘉靖甲寅倭變紀畧

偶從舊書中得抄本十許紙紀前甲寅倭入吳雜

事不著撰人名客潘君受之里隱者吳生云其語似吳越間人詞多野不可讀第爾時目擊其難語當無妄者輒取數事刪潤之如左

賊攻太倉浹日矣不下由裔黯子鋪徑趨崑山城築長圍祝令其命丁男守婦女運磚石擊賊置雲梯百枚撞城復舁大樹上架樓船与堞並城中兵手長槍拒之石如雨賊不能克會大旱城中井泥不可飲輒病令先吏民跣禱而立澍濠洳盈尺又告薪尽折解中梁椽付守者相距四十有七日

民力疲欲箭礮垂盡令誓以死守賊渠帥二大王名獍驛最先以大船覆城下避矢石部其衆穿隧道入昼夜更番幾破矣令率城中人籲天臨城中婦女至有雉經者忽一老卒者從旁出語令聞此城土下有板即大人無以卒調語速出之投以熾火群賊且立盡城可完尉史怪未信卒擐臂詬曰此百萬生灵呼吸生死事癡人何所須耶迺公當使諸君立見就要下出銳刃掘城土二尺許橫一大木盡賊見衆俯槍刺賊隨以蠟苕竹木難火

投穴中賊半焚死不得脫二大王者亦斃餘賊慟
挾之出城上萬礮齊擊之賊多扶傷去適偵援兵
大至圍始撤暝矣令然燭呼卒前謂卒此城獲全
汝力也誥朝有殊賞行申報軍門汝功不次吾平
日恨不聞汝、何許人好語令卒以唐勝對且曰
公無召勝、達曙敬謁公令翌日具酒脯銀幣諭
城中人選名馬鼓吹迎勝入抵漏尽勝不來令曰
此卒介冑蟻蝨矣勞苦五十日不獲休今寇去歸
舍作一兩日斲卧呼妻子補衣綰洗頭上泥土了

然後庭謁耳遲之七日竟杳然守城卒千人盡呼
入按籍求之無名唐勝者令噴然太息曰嗟乎勝
古義使君子也存國而不矜懸賊而不赴樹奇而
遁名得十許人立朝何憂不治天下真有魯連生
哉即百令何足較勝不來吾立解印綬然亦不敢
歸俟得勝謝城中人使挾士不當吾世而湮沒吾
歸耳或曰公無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此賢者難
之况傭卒乎公精感百神故神人易貌變服以發
公誌所載唐將軍下勝者其人也令悟鳩工崑山

顛立卜將軍廟割牲羅拜祀春秋至今不衰鹿城
不陷則祝令公之為也

浙直督撫屢易唯周石崖頗以石崖開幕引士信
賞明罰將吏多用命他如屠中丞寇抵城下焚劫
殊酷猶高會麗譙談咲晏如謠曰徒多為人所憎
惡耳吳語多為都徒多云屠都也又如曹公先去

為民望鄉先生留之曰身在井上乃可救井中人

江南有屠曹可為節鉞羞云

二公姓氏
爵里當攷

任同知環臨敵不顧身勞苦功高一時少匹公所

御戰甲盡寫任字四体六徧記姓名毅然有身膏

艸野之志逢賊手搏瀕死者屢矣寇平以忌者言

僅迂臬副公平寇勲見劉子威記中此可補入同

時海防僉事董君邦政起家國李以軍功歷今官

廣西女土官瓦氏率萬人來援泊胥閏月餘取衆

有法度約所部不犯民間一粒軍門下檄輒親視

居亭民訴部夷奪酒脯者立捕殺之食尚在咽下

其出軍幟分五色以別行伍頭裹方素無他色者
或問之瓦云身是孟獲裔孫感武侯七赦恩誠子
孫世世戴縞以識不忘耳吁侯之威神遠揖視秦
人刻石為盟何如哉

按弇州宛委編云承順永靖二宣慰至今尚冠
白巾為武侯服

岳陽風土記云諸溪蠻婦人皆

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為伏波將軍持

服又武侯與兄瑾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
所督則先帝帳下白旄西方上兵也按旄冠纓

也則武侯時業已尚白戴縞之說或亦先世誤
傳然而神之揖者遠矣又清波雜誌云廣南黎

洞皆以白巾纏頭故曰冒白鄉風田然則冒白

亦其習俗耳或馬之或葛之豈駕說欤

寇盛時農家大半竄去比其還喻夏矣歲大飢中
丞周石崖直指周觀所交章請盡蠲百姓租王詔
許之是歲民糧先輸者仍予民曠蕩之恩百世未
之有也吳中人藉二先生當兵燹餘不劇困謔曰
蘓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

為地方官處兵荒後之法

先是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湖漸衰如是者
三日江豚數百枚隨潮上下耆幼皆異之相傳此
水故與海接潮汐如婁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
潮至一唱而却是後潮竟不至土人稱為唱潮王
祀之龐山湖潮驟來海寇之徵也平望殊勝寺嘉
靖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山跨鶴來老
僧不在却空回凡夫欲問苦隄記三十餘年化作
灰字畫奇險老僧甚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

上詩字跡如新適符其記云

吹景集卷之四

孔明能用素書

張天堯英商序素書曰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

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輩雖為一時賢相至

于先天大道曾未足知其髣髴噫何其不知量也

先天二字昉于易乾之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孔

明隆中教語已定鼎峙之刑數十年後事如何堯

樓馱掌中觀菴摩勒果天且不違非此謂耶取素

烏程

董斯張選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書求之其書以道德仁義禮為首道德載老聃書
不具論書曰仁者有慈惠之心以遂其生成孔明
以之嘗謂一夫有死皆亮之罪矣書曰義者賞善
罰惡以成功立事孔明以之嘗優孝直法正為蜀
郡太守縱橫擅殺或謂公宜抑其威公曰主公在
公安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今翻然翱翔
如何禁止使不得行其意耶舉公琰公密疏後主
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刑馬謖而廢李嚴矣
書曰禮者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孔明以之嘗
有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矣書曰審乎理亂之勢

達乎去就之理孔明以之嘗謝曹操之辟抱朴子

云曹公欲用孔明孔明堅不應操嘆曰義不辱使

汚君之朝也翊贊宗英以克復為己任矣他所云德足以懷遠

義足以得衆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廣可

以使分財守財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者微孔明吾

誰與歸吾不知天竟所指先天者竟何物也其讐

對涑水公枯骨不違罰及無罪之戒乎擠元祐諸

君子欲隕之淵不聞親仁友直之訓乎党悖下贊

紹述不背彈惡去諛之誥乎晚稍能中立而為蔡

京所中旋見黜不拂深謀遠慮之旨乎無盡居士
真蚍蜉撼樹不自厚其躬者也徑山老人極稱之
當是避賢後晚而聞道若見地早徹決悔出此等
議論矣或疑素書出天竟手此殆未然章懷注後
漢亦引當斷不斷及重賞之下數語此書自唐世
已流行矣

戴若思徐元直

戴若思度江名彥若未值陸平原終作刼耳魚豢
魏略載徐元直事頗相類人少知者元直本單家
子弟任俠中平未嘗為人報仇白堊突面被髮而

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開口不言吏乃于車上立
柱維磔之擊鼓令於市莫敢識者其党伍篡解之
得脫于是折節李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
不肯與共止元直卑躬早起嘗獨掃除聽習經業
乃南客荊州先主之屯新野也元直往見之舉孔
明且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予謂昭烈定益州
當以元直功第一亦節侯之安平牧

單家即所云
孫生也安平

敬候鄂秋
見漢表

葛鑿墨癖

葛龔與梁相書云復惠善墨下士無所摧骸骨碎
肝膽不足為報龔字元甫列後漢文苑中裴榮期
語林所傳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者元甫當首稱墨
癖或謂嗜墨亦是雅事至肝膽一語若欲以七尺
報玄香太守死乃不情乎居士曰人不能無情
各有寄意所獨往千駟不易嬰兒搏黍不顧黃金
媯人踐期不畏陽侯趙子固至昇山下舟覆矣猶
手持定武搨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庾詵愛林泉
嘗遇火止出書坐於池上曰惟恐損竹韻人別有

鍾情處差勝悠悠者以七尺軀殉胡椒八百斛也
耳

東坡帖云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磨而小
吸之此與葛元甫何如問康侯

古來可咲事

梁大將軍作販牛黃客見後漢延篤傳李後主作鵝卵柳

條稅大使聞錄見解漕運賓王作賣竹商見雜志石

衛尉李北海作劫海船賊謝文靖作蒲葵扇牙行

裴丞相作歌姬院乞見石曼卿作鬻私鹽惠少皆

古來可咲事裴謝遊戲人間不妨医俗二石風流
文采殊足觀亦作此生活阿堵之能醉人可畏

文士以身為殉

楊子雲賦甘泉精思夢腸出而殉郭路夜定奮說
絕於燭下鄭倅依陽道州讀書經月餘典論國風
倅不能徃復一辭遂縊文士陶冶性灵何至以身
殉之風雲月露幻出一座北邙山諸君直是癡漢
梅堯臣拜學士時書詔頗多思甚苦推觚循堵而
行忽見老卒卧日中嘆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曰

不識梅曰更快活也楊誠齋貽朱晦菴書曰得書
知股肱之疾移及腹心是在医法顧不察耳藏神
不曰孰使我飢渴之不恤者非書耶孰使我劇目
鏤心搯椎胸腎者非書耶某屢陳囊研櫛筆之方
而以水投石諗知酷嗜在此又戲跋晦菴楚詞解
云注易箋詩解魯論一帆徑度浴沂天無端又被
湘纍喚去看西川競渡船西川競渡人多不能解
按傳燈錄大耳三藏具他心通南陽忠國師欲驗
之三藏云國師是大善知識何得在西川看競渡

誠齋正用此以戲之也晦翁有言以文貫道却是
把本為末然險覓悶天狂搜枯海即此老不能脫
盡丈夫須一唱耳聾後習氣冰釋纔肯放此文字
擔耳

文待詔年九十餘猶為人書墓誌擲筆而逝世
以蟬蛻稱之然亦以身殉者矣可補鄭俶之後

不否閔康侯

隸糖事糖一作饴

客過借菴僮遣持蔗糖至客曰君胸中有武庫只

如個物可稽古否予曰洪邁糖霜譜有蘓黃二詩

冰盤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子瞻語也遠寄蔗霜知

有味勝於崔浩水精鹽魯直語也又云唐大曆中

鄒和尚始來繖山教民黃氏造霜之法鄒和南文
殊化現見

王灼譜洪不載此糖本紀也客咲曰君能於此外別抽

腹筭予予曰僕十年不親書卷舊習前聞零落且

盡強為君索之乳為煎餅并諸砂糖見首楞嚴經

開汙河糖飲得為七日藥見律部尼陀那頌苾芻

綴鉢罌不應用融物黑糖錫紫鑛泥蠟並皆遮見

毘奈耶頌蜜及陳沙糖能除痰瘡稀糖一種能除
三病謂風熱痰瘡見根本薩婆多部律毘猊糖見
後漢顯宗紀販糖之妾見馮敬通典婦弟任武連
書南箕無舌飯多沙糖見易林大畜之益飴餈餈
錫見廣雅錫謂之糖見楊子雲方言石蜜乳餈也
見蘓恭本艸白蘓糖黃蘓糖見齊民要術和熹鄧
后嘗夢捫天之体蕩之正青滑如糖餈見謝承書
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糖見益鉄論賣糖老姥見
南齊書傅琰傳書酪沙糖見隋書真臘傳蟹之將

糖躁擾弥甚見梁書鍾岷上何胤議酒無沙糖味
為他通顏色見古樂府冬郎曲燧糖幸一样見杜
詩龍山食有糖餈菊酒見時鏡新書河濟餈糖未
藥馬鞍之妙見龍筋鳳髓藉馬食之如糖故名馬
唐本草馬字無米傍見陳藏器本艸唐以後不復憶
矣客曰昔隱侯疏栗柯古疏蝨當不過是非今時
檢韵府詩人可幾萬一也予曰世有張司空在勿
妄言

吳書孫亮取交州所獻錫說文及集韵並以糖

為蔗飴南州異物志交阯甘蔗取為飴錫益瓊
煎而暴之凝如水則唐前故有之不自邠昉老
李菴筆記云始太宗時亦妄也詳史繩祖學齋
佔俾中足斫王灼說閩康侯曰遐周不及唐以
後余隨筆補之幽明錄王胤祖安國張顯太元
中乘船見仙人賜糖飴三餅時鏡新書魏收寒
食餉王昕典書云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
以糖弥養香冷荆楚歲時記元日熬麻子大豆
兼糖散之北史周明帝因食糖餽遇毒清異錄

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

老李菴筆記云

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姜
皆是規陶錄知其謬

傳芳略記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典蜜本

莫遂交高士傳張子路誣李泌受爨震金獅子

百枚德宗料是沙糖獅子果然概言新進士重

櫻苑宴劉相子潭及第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

青箱雜記楊行密挾江淮民間謂蜜為蜂糖端

禪師語錄章相公赴召別師令侍者取糖典

相公送路喫糖次師云相公甜麼公云甜師云

甜便住烏臺師案子瞻赴任徐州王詵曾送到
乳糖獅子四枚異聞摠錄咸淳間傳勤可處都
昌縣山田張季猷館中每夜二婢秉燭提茶瓶
盞托銀楞漆盤盛糖餅二枚供凡兩月癸辛雜
識官籍賈師憲第果子庫糖霜數百甕輦弃湖
中霏雪錄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每旦必以
羊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又糖星在箕舌
前杵西北見晉書天文志洗心糖見幽燕異記
糖顏蠅子見酉陽雜俎京口記糖顏山不知何義

膏以粉餌蒸以糖飾見常衮重九謝賜糕酒狀

李肇林志重陽酒糖粉糕寶糖珍粬粬烏臙美飴錫見范

至能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范又有口數粥行鏤薑屑桂澆

蔗糖滑甘無比勝黃梁高釘形糖滿傾甘酪見海錄碎

事笑比紅綾春餽巧齒牙根底嚼糖霜見張雨

咏松花餅至香譜有詹糖香范畢和香方詹糖黏濕

曲名有糖多令馬若楊廷秀詩亦非崖蜜亦非

錫青女吹霜凍作冰透骨清寒輕著齒嚼成人

跋板橋聲則為糖霜咏者也子瞻又有糖霜不

待蜀客寄之句 事文類聚擬世說謂王愷以糴

糖澳金按臨川本乃糴糶太平廣記載酉陽雜俎謂新羅國鬼執旁也帝欲其築糖三版而段本作糠

倪元鎮王右軍不可曉

倪迂繪事為四大家冠其胸次灑然清韻可挹致

日本使者閣外長跽不一見真栖逸中偉人也第

元鎮所居堂顏之曰芸暉殊不可曉芸暉堂唐元

載故宅杜陽編云芸暉草出于闌潔如玉載屑之

以塗壁謂元鎮未觀此書吾不敢信王右軍晉何

如人哉得人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千古自有對

也季倫思婦引金谷序頗能作人外語右軍或偶

賞之若象齒焚身之元載視老迂何翅鶴雉之典

怪鴟豈勝國晚節奄豎橫肆元鎮有感魚軍容一

事乎曲禮曰擬人必於其倫二君子何以語我請

之惠山泉蘭亭竹

雲棲前知

雲栖師不貴前知語與古人闇合閔尹子曰能遊

於冥者與日月齊光韓非載屠何黑牛白角事

曰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累其角也大師持論甚峻慮下根人妄認外境邪魔入腑故一舉掃之若師之妙用當前間有忍俊不禁逗漏一二處武林盧德園先生先君癸未同籍也嘗自叙其事云淳熙既試南宮授徒昆山借梁王懺同窓友誦而次日雲光入楹甘露霑壁飛楮墮几曇寫降為之師兩水沉而金粟兩玄黍社所以名兩花也或焚牘而轉眼復完或非時而萬花盡吐感其竒瑞習定甚堅忽

尔前知自墮魔網蓮池開而嘆曰虞子遠結淨社續見時念佛之緣是矣不幸着魔如此茲偕弟瀾會試瀾不過火災而虞足痿失通矣入燕果然寄襪通懺尚未復書廷試前方閱狀元策而書始至書中云子讀狀元策時得吾書蓋不之前知而不作聖解真正衲子也韓鈍菴別師入燕師書四句偈云逢西而往見已而釋二猿獻果一了蟄鈍菴抵京師讀書西山法華寺中閑步次忽獵人獲一修蛇戴双角形甚怪憶師語即買以千錢繼之是

歲己酉獲荐庚戌而雙元之記荊不爽絲髮矣按
海鹽董碩甫碧里雜存云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
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鏤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
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
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
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
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
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
如霆之震摩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窈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字越明
年辛巳武宗晏駕今上帝皇入繼大統又明年
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兆焉長歎其祥出于無
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張謂
姚江雲栖是浙中兩肉身大士第分現宰官比丘
身肉眼觀來認做兩樞耳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定
極則光自發人、有此一段照右輝今種子可惜
為塵勞埋却往歲慙大師作雲栖塔敬銘云師
示人貴真修勿顯异故灵异甚多不具載敬述張

向所聞見者若此

葱白

俗以染藍之淺者曰葱白按禮記鄭康成盥齋注云盥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色如今鬱白矣僕向有對酒詩云浮盃翁、葱白嫩染衣楚、杏黃鮮亦知長袂無勞拂自有留人蜀國弦不解者怪葱白何等語也又春情云雜佩明璫競可憐春風漸短画樓前千秋戲罷鶯同坐百草羸來柳共眠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後武帝後庭戲本云

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譌轉為秋千鞦韆譌之譌也升菴詞品知有秋千兩繡旗而不知秋千為之千秋僕詩差可正誤世間皆以正為倒如來說為可憐愍者聞百草亦見隋煬帝曲名往年見一客讀袁中郎詩門子赤腳多及士比鯽魚多二語噴飯不置余謂客袁詩何如空同客曰袁那得比余曰赤脚門子搖大扇非空同語乎荊州措大多于鯽魚亦古語見焦氏類林歐公三多之訓真菘林藥石空拳應敵鮮不蹶者然謂作詩者定須語、有

來處亦是癡人說夢李詩城門人開掃落花杜詩
江動月移石谿虛雲作花亦問其所從來乎少陵
曲江歌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真解
個中三昧要須八面玲瓏手不為文字所縛縱橫
自在謂古即我可謂我作古可此外皆檐板漢波
旬說客曰畢竟何如余曰待汝走入醋瓮時即向
汝道門子赤脚本非佳語第日子中
即杜撰似不肯受耳
春秋决獄
困學紀聞云應劭謂仲舒作春秋决獄二百三十

二事太平御覽載二事杜佑通典載一事僅三事
而已闕藝文類聚更得一事曰君獵得麋使大夫
持以歸大夫通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愠議
罪未定君病恐死歆托孤幼乃竟之大夫其仁乎
遇麋以恩况人乎乃釋之以為子傳於議何如仲
舒曰君子不麇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
中感母恩難廢君命役之可也

武皇濶達大度

班孟堅漢武帝敬事云上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

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
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每嘆其工
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
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咲而不責此史漢所
未錄者武皇濶達大度不戒斬白蛇手薛內史得
逢此君便可無空梁燕泥之恨漢吳得人於斯為
盛聖人作而萬物觀也九光母猶云坐對庸主悒
不樂且云徹非仙才故知英雄典神仙別是一
路神友造化靈為星辰獨一滑稽之待詔耳
今新安刻

漢武故事亦不載
當非全書

列子中雜廣書

向疑列子雜魏晉人筆其竄南華語者十之三夸
父禺彊思士思女見山海經奔戎為石鵠血馬湮
見穆天子傳驪黃牝牡見淮南滄々涼々見桓譚
書太易太初見易乾鑿度其采管晏墨翟陸賈諸
書不能毛舉也又王肅證聖論云昔國家有優曰
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
以為誕而不信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此典蕭叔

所稱皇子果於自信果于誣理者小有同異決非御風手也至所稱西方之人有聖者烏不治而不亂魯國宗乘逗机于此豈遊夏輩能道隻字也看書須具看書眼如翔風別玉符朗辨鵠始不為假骨董眩惑若隨矮人觀場亦坐雲霧中而已按華陽國志火浣布自張騫西域來不自梁冀始拾遺記水蚕作繭投火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又舜時羽山民獻火浣布萬疋依東方十洲記稚川抱朴子沈約宋志梁四公記四書則木皮蚕鼠都可成布亦非一種備載廣博物志中要之常璩語差可据也寰宇記曰火浣布產蜀建昌其白如雪出石隙元史所謂石絨也此則又出于三種外矣高似孫亦有論辨

方甸詛楚文跋

方甸跋詛楚文云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碑文云今又悉吳其衆以逼我師是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却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

略我邊是也按史記秦有昭襄莊襄未聞有襄王也
也惠王後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
匄楚懷王之十七年也庶長章其名亦非卬也
卬在二世時去丹陽之役百十有六年仁夫自負
考訂之勤不宜鹵莽如是惠之為襄章之為卬意
傳刻或有帝虎非仁夫罪也惠王之十四年即後
元年正得二十有六以是知非仁夫罪也

愚所藏泊宅編與梁谿漫志同刻者甚精中載
卬跋係秦惠王二十六年王遣庶長章非襄字

亦無卬字遐周所據似是會稽商氏稗海所萃
請更質之博雅閔廉侯

比干碑

比干銅槃銘張淑釋其文為左林右泉前岡後道
萬世之灵于焉是保高似孫締畧以右為左：為
右前後二字亦如之灵為寧保為寶挾篆文求之
高說當不誤獨灵字當從張淑蓋篆文微近齡字
齡之與灵寶之與寶古字多借用耳表墓四大字
甚竒古載都玄敬使西日記中此云吾夫子所表

不知何据豈王次仲之前先有八分書即然說者謂齊胡公墓銘亦作八分何也噫万世而下聞少師之

名儒且立起至殘碑片字猶藉口于至聖可最哉

鄴元水經注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

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

高玄敬載此碑亦僅四字豈即善長所云中折者

耶吾子行定以為漢人筆或有之

吹景集卷之四

吹景集卷之五

烏程董斯張選周著

希姓錄穎釋之稱宗畧習猶王雄楠桃詩誠咸擗擗橫救辦卿頊文幾

古三墳有姓紀大戴禮有帝繫篇周官小史奠世

繫左丘錄世本荀卿譜血脉譜牒亦李之大端也

適閱升菴希姓錄及弇州宛委編張睿父即耶代

醉編試取案頭書攷之如吳越春秋之椒丘訢復姓

越絕書之神巫無杜廣韻之趙大夫庫賈音肇訓

說苑之西閭過東閭子劉向列仙傳之赤將子輿

復姓 幼伯子瑕丘仲復 谿父西京雜記之文固陽復姓

嵩真戰國策之術視觀斯贊紛疆公疇監復姓 國語

之狸姓 駮 獸 鬃 虎 長 魚 矯 載 黎 露 曙 父 漢 書 昭 帝

紀之馬適建姓馬適建古今人表之 馯子 軋子 大成

午功臣表之 合傳 胡 害 啟 屠 洛 監 居 翁 多 軍 王 莽

傳之屠門少公賓就後漢書李雲傳之掖庭民毫

氏女方術傳之編盲意陳壽吳志青州人隱鳶晉

書后妃傳之 匱 才 人 宋 書 鄧 琬 傳 之 佼 長 生 墨 翟

書之耕柱子公尚 過 跌 鼻 勝 綽 晏 子 春 秋 之 泯 子

午列子之 禾 生 伯 子 潛 夫 論 之 司 原 氏 論 衡 之 公

廣文伯古樂府之 其 思 葦 子 唐 聖 廟 碑 之 扶 餘 隆

蜀檣杙之 愔 實 華 陽 志 柘 縣 之 波 鈞 然 愔 楊引然友

此書王引然明誤也 閭中之三孤五馬 復姓 雒縣之

鐔 寧 汶 山 之 冬 逢 平 樂 之 遞 氏 廣 漢 之 便 敬 新 唐

書朱氏奢傳之 崖 文 康 顏 魯 公 行 狀 之 給 事 中 因

亮五代紀之 靖 涂 後 匡 贊 癸 辛 雜 識 之 菊 夫 人 皆

不錄若他書不勝記也 王 浚 儀 姓 氏 急 就 章 差 悉

若以急就為章創本取羅泌路史鄭漁仲馬貴典

書及文獻續考通譜彙一書亦博物一班古司商氏之所必求也

禁冒勃蕪即申包胥睿父以為複姓禿髮人著

晉載記睿父又云傳檀見唐史俱誤南唐近事位崇文

閔康侯

記葑門語

予入吳飲馮若木坐頭酒次語若木曰兄所居葑

門今俗謠為傳音何也若木曰葑即谷風葑菲之

葑詩音豐尔雅音搯箋云蔓菁也詩韻又讀為去

声云菰根也杜詩黑米生菱葑韓昌黎詩刺船犯

枯葑東坡開西湖狀水淺葑合如雲翳空即此若

謠之始無從訂之予曰史記正義云吳東城鱣門

謂鱣門也今名葑鱣音普姑反鱣音覆浮反鱣轉

謠而為傳不從葑轉也又盤門之為蟠婁門之為

粿劉音澣墅之為虎粿今有徵之掌故者否因問吳

中人物孰右曰其葑閭予曰不然言偃澹臺無

論矣太公辟紂五室在虞山東二里巫咸及其子

賢冢皆在虞山上書云在太甲時巫咸又王家在

祖乙時有若巫咸二子為賢相吳會為樂土已在
泰伯前數百歲荆蛮之號意殷棄政乱南人多梗
故以蛮名如一江漢也西伯時為風動之首荆之
為夷在昭王不復後耳古耒江左人物定以海虞
第一若木曰得兄稽古力便為吳人出脫荆蛮二
字矣願以一庖為廣川生壽

范成大吳郡志云越軍開示浦子胥以濤蕩羅
城開此門有鱖鮓隨濤入故以名門願野王云
鱖魚又名江豚欲風則湧掘此葑門乃有別意葑

鱖音相近今俗謔呼富門云攷石湖語如此自
宋時已誤稱矣

按陸廣微吳地記平門東北三里有申公巫咸
墳此誤也巫咸安以得系申公當為巫臣墓越
絕云虞山者巫咸所出巫咸為常熟產明矣記
又云晉元帝假陸遜宅造池亭華麗故名華亭
平原鶴唳之語不在渡江前乎廣微疎舛類此

轉注古音略

升菴轉注古音二卷所論轉注即叶韵深證鄭樵

之舛六書功臣哉第用修自叙云詳於經典而略于文集詳于周漢而略于晉以下今攷周漢諸典亦多所遺稍撮其概補之毛詩鱸鮪發、叶補末反摧之秣之摧叶采卧反樂記其殼粗以厲釋文粗才古反周官秋繩而菱之繩音孕輒欲頌典、讀為殄左傳襄公三十五年封具封音求付切太玄經載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頭叶同都切堅不凌或泄其中凌叶良中切鼎血之齧九宗之好乃後有孛好叶許厚切孛當作乳叶忍九切下

言如水實以天牝、音補履切道德經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亦同此音然水又音準白虎通水之為言準也二韵可互入

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猛叶被旺切病叶

眉旺切玄經不能尽述以下諸焦贛易林陽低頭

陰仰首水為凶傷我寶進不利生其子實寶叶補

苟切子叶濟口切為季求婦家在東海婦叶奉補

切海叶火五切千里望城不見青山、叶疏臻切

任非其人費日無功、叶居銀切晏子春秋五子

不滿隔一子可滿朝、叶蚩於切許慎注淮南子

勁策利鋏、讀如炳燭之炳繁文紛拏、讀如上

谷茹縣之茹霄霏之野霏讀如翟氏之翟翟又音

悒讀如左傳嬖人稠始之始鷄鷓讀曰私鉞頭此

許說更奇漢書相如傳及佞幸傳俱作鷄鷓師古

漢書癩瘁音噍殺即裴音即非雖督音句無蕃音

皮後漢書錯愕不能對音措互疎勒都尉番辰音

潘抱朴子寒素清白濁如涅高第良將怯如鼃則

鼃當叶為箴此一則偶臆而轉音之後讀外集字

說中鼃音箴竟與僕說暗合僕欲以

酒澆用修土矣

予稍參諸書用修已不無絀一漏萬有羨墻韻學

者從六書中取轉注一種抉勅丘之藏補新都之

逸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近吳門趙凡夫潭思此

學其草篆独秀江南所藏字書韻書數十種恨未

嘗一發其秘并卷又有古音餘亦不載此

方術家

以一卦分世應及乾納甲之說謂京房始非也史

記正義載中脩云孔子正月為商瞿筮曰瞿當有
五文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

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九五丙子水為應正義作九五景
行水張按唐世諱而多以景字代之晉書隋書可證子字當字之誤今正之

陽文五應有五子中脩書今不傳豈即易緯所稱
辨終脩者乎六壬亦不始武侯吳越春秋公孫聖
仰天嘆曰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
亡范蠡曰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
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火之辰也合庚
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
時加卯而賊戊功曾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

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
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
張萬物盡傷者乎子胥謂吳王大王初臨政負玉
門之第九誠事之敗无咎矣今歲三月甲戌時加
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
金是日賊其德也范蠡去後越王召大夫種曰蠡
可追乎種對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
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閔涉天
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

大王勿復追又謂其妻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
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于下是爲亂醜必害其良
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以時加
日曰歲將曰刑曰德曰克曰賊曰青龍玄武曰功
曹勝光曰死氣曰天閔今六壬書猶襲之所云玉
門不可考當是篇名次第耳王冰素問九星注云
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
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
天禽天心天任天蓋此蓋從標而爲始所謂九星
者此是也術家竒門蓋蘭臺之濫觴耶按隋書遁
甲決一卷遁甲文一卷遯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
撰又黃帝玄女占法有伍胥者荐風后于帝術家
至以子胥爲軒轅有其傳會不經可咲若遁甲書
及吳越春秋俱出漢人手非春秋時書大抵方術
家宿有此論不始京房武侯審矣

禦兇非語兇辨

陳晦伯引吳地記西施于路與范蠡潛通生一子
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兇亭以駁用修沉江之誤

宛委編復据越絕書女陽亭一說以為勾踐入官
于吳夫兒鄉且云晦伯可謂夢中說夢矣范蠡為
越成大事豈肯作此無賴按越與大夫種曰吾用
禦兒臨之吳王若愠而又戰幸可遂出常昭云禦
兒越北鄙在今嘉興然則茲地在春秋時名禦兒
不名語兒也後人禦轉為語遂有勾踐生女少伯
生子之說以傳之又水經注引萬歲曆曰吳黃武
六年由拳西鄉有產兒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
脚折金乃生因詔為語兒鄉蓋無智之徒生情穿

鑿耳國語曰勾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得引黃
武證也哉讀丘明善長書諸說俱可玩置喙弇州
之于天中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古音畧引
國語禦兒作衙兒用修有別本耶問康侯曰馮元
成以語兒在華亭亦誤

句法有宗

范大夫見鄰舟美人戲成一絕云絮柳鴉黃隱綠
堤相逢暫尔却相違應復勞相憶見說明朝是別
離客謂居士此詩相違二字叠用聲情妙協初体
新詭居士曰此法亦有所宗陳思雜詩云僕夫早

戾駕吾行將遠游。欲何之吳國。為我仇阮公咏懷
云。幽荒邈悠。悽愴怀所憐。者誰子明察自
照妍。陶公飲酒詩云。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又移居詩。農務各自歸。閒
暇輒相思。則披衣言咲。無厭時。范雲贈俊云。
詩幸及清江滿。無使明月虧。君不來相期。竟
悠哉。古樂府中此類極多。太白答杜秀才少陵示
從孫詩。咸祖之曰。士亦臨摹手。非剽也。客曰。往足
下詩間。尋田父語。語只農桑。古人亦有此法乎。

居士曰。曹子桓雜詩。吹我東南行。行至吳會太
白玩月詩。贈我數百字。字凌風颺。白樂天詩。新
詩三十軸。軸金玉。穀三君皆為僕。筆路啓山矣。
客復曰。幸哉有子。今如此。豈若吾身親見之。非足
下近詩乎。語孟句前。亦有入詩者。否。居士曰。曹瞞
不云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乎。
阮公不云求仁自得仁。豈復嘆咨嗟。下學而上達。
忽。將如何乎。阮公不云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
貧乎。鮑明遠不云富貴人所敬。道德亦何惧乎。謝

康樂不云德不孤兮必有鄰乎謝莊明堂歌不云
維天為天維聖祖是則乎杜夔食舉樂歌不云夷
險平亂威而不猛乎蕭子雲雅樂歌不云車同軌
行同倫自衛反魯刪詩書弋不射宿殺已祛乎虞
騫鍾山詩不云冠者五六人乎庾子山徵調曲不
云草上之風無不偃乎少陵不云富貴於我如浮
雲乎太白不云比干諫而死屈乎竄湘源乎張燕
公不云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乎刑象玉不云
新穀是何曲滄浪之水清乎韓吏部不云以能問
不能其蔽豈可祛乎摠之善陶冶者杯琰泥絮皆
詩料也於語孟乎何有客贊嘆不置居士曰君勿
記我語世尊說法且云昨日定今日不定若執此
摹古生擗活剥索驥按圖大有人咲汝在

詩詞紀日月

古樂府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晉李尤銘正月
七日厥日惟人潘尼詩孟月涉初旬吉日唯上酉
稽含詩七月有七日蠢動思登高玄宗詩端午臨
中夏盧照鄰詩九月九日眺山川王維詩九月九

日時菊花空滿手杜甫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
吉又二月六夜春水生七月六日苦炎蒸元稹詩
十月初二日我行遂州西白居易詩六月初七日
江頭蟬始鳴又何日同晏遊心期二月二又畫堂
三月初三日絮撲窓紗燕拂簷願况詩四月八日
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
太后生聖人韓愈詩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
三更中李義山詩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折初賈島
詩三月正當三十日又尺巖一尺壁八月十五夕

帝莊女冠子詞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均之紀
日月也而樂府詩詞晉唐初盛中晚之變脩極不
可假借一字氣運典文字相上下如此若溯源求
之其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乎李尤銘載菴文類聚
中故郭緣生述征記
以為魏東平王翕未
審孰是

異獸

臨海人陸姓者解其族人戍滇騰衝衛三年而返
携一異獸皮來道飢出示觀者稍予之錢甲子二
月至吾里予取視獸一頭二身二尾八足耳若豕

尾亦如之頭則虎毛則兔尾黑毫細軟類人髮頭
潤出有六寸身長倍頭陸云獸迅走有絕力出點
蒼山日嗽羊積不可筭獠百方捕之逸乃以藥毒
羊獸中餌始斃獠亦不曉何物也胡僧阿摩那者
烏思藏來具多聞慧獠以問僧曰是名火眼狻猊
按師子名狻猊穆天子傳郭璞注音狻猊今胡僧
讀如唆而不同郭音

西域間有之出則其國兵且筆數語云火眼狻猊
曰萬獸君厥首維一牝牡各身是食師象迅蹄躡
雲飢噴烈燄足兵尾火二尾形如火字
八足形如兵字出現世間

劍戟天下有其殪之可以弭禍獠以為怪遂予陸
予且考諸書不載此獸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焉
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列子
亦同本草綱
目以為即異物志之靈狸然但云一体自為陰陽
不言兩身也山經南海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
雙亦不言兩身也韓非子云涸川之精名為螭
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
可以取魚鰲抱朴子故澤之精白冕一身兩頭呼
之可使取金銀此襲韓說一頭兩身則同迺云形
而說者

若虵長八尺又不云能噉諸猛獸此狻猊當別一種也又獸未聞噉師子者續博物志載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逢師子使人格之哮吼奮起左右咸驚俄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跳師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殺之此豈其類耶然不言一頭二身殊無確證姑志之以詢夷吾國僑其人者因憶萬曆丁未客湖上昭慶寺中見一異獸云得之括蒼其角隻身作鹿文馬尾牛蹄性馴擾日可六十里鬻者鞞以虎皮歲餘陳眉公買置所居佘山亦無識

者按山海經隅之山有獸焉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漢書西域傳烏弋有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余疑辟邪稍近之

說文作狻猊爾雅同狻音酸
典穆天子傳異

吹景集卷之六

箋杜陵詩二十則

復愁詩

烏程

董斯張選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復愁詩莫看江搃老猶被賞時魚注謂公以搃自况那得尔公詩有遠媿梁江搃還家尚黑頭之句其薄搃甚矣何至身擬之耶當時凝碧聞絃有不辭臣賦如張均輩故發此憤作詩玩莫看兩字便了矣賞時魚殊費解或云搃宦陳称狎客冠每

一詩成輒為後主所賞言總雖老而仕隋而其躬
所被服者猶當時之金魚也張按劉昫唐書高宗
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
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則魚袋頒自唐年故非陳
隋間朝服此解未可強通詢之洽聞者

寒雲雪滿山

至日遣吳愁對寒雲雪滿山升菴云雪字善本作
白字弇州亦作此論予謂白滿山是小兒吻中語
依舊本雪字為正言山寒雲縞望如雪積即太白
所云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與月雪之與
雲了不相關此中有賓主句雲之一字禪家句中
眼也杜陵復起不易吾言

竹根稚子

筍根稚子善本作竹根按劉欣期交州記云竹鼠
食竹根出封谿縣閩中呼之為鼪莊子執留之狗
司馬云留一作狸竹鼠也或云老杜詩竹根稚子
正此物也此說疑近之第以鼠為稚子殊屬傳會
或云稚當作雉引尔雅雉之暮子為鷓及老杜屏

此詩鳥下竹根行證之亦未確蓋此老慣用假對
為游戲場如高鳳對聚螢子雲對今日飲子對懷
君呼現對次第稚子鳧雛亦其遊戲習也但舊注
謂公長子宗文字稚子次宗武字驥子極可咲驥
子見杜陵詩宗文之字稚子何所据按少年行也
莫咲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
人眼共醉同終卧竹根此亦豈竹颯耶山雉耶宗
文耶眼偶然而得竹根竹根偶然而戲稚子神來
境合寫之於詩何事鑿論潘安仁笙賦云若群雛
之從母也鳧雛傍母本借此意乃宋儒以此詩傷
時事而作噫說詩如此所謂說不得一句閒話者
也詩話行而詩道熄誠然哉

按段氏蜀記云巴州以竹根為酒注子庾信詩
野炉燒樹葉山林捧竹根陳晦伯援此證杜詩
卧竹根之說夫卧之與捧豈可強合耶晦百益

未繹詩情耳

晦伯語本千

唐人食笋詩云稚子脫錦綳駢頭玉香滑

閑康

低頭着小冠

歸來詩洗盞開新醞低頭拭小盤善本作着小兒
此正用漢書杜鄴事又杜之松月太原請與王無
功相見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二聯俱暗用
杜姓故實亦有致

戎、滄、

放船詩江市戎、暗谿雲滄、寒湏溪云此戎、
滄、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余謂荒、泯、冉、
暉、之類便可不煩注脚此詩劉實未曉何強作
欺人語耶按毛萇傳何彼穠矣云濃猶戎、也古

文苑載張衡賦云乃樹靈木靈木戎、注戎、盛
貌蓋野市臨江州木翳蒼着一暗字可曉滄音審
禮運云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注群隊驚散貌滄
滄者狀雲物散而不定也廣雅滄溷濁也音徒感
切一說云水不波也升菴主此說謂寒雲凝聚如
不波之水也此典禮運義相左不可從湏溪評詩
極脫宋人稟白此處未免太鹵其璜之一考乎

亦與花鬚

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蘂香或謂之花或謂之實一

曰花鬚頭點也隨意數花鬚萬鬚照萬花諸家注亦無及此者

岳陽樓詩

葉敬君書肆說鈴云岳陽樓詩若無吳楚東南圻一句則乾坤日夜浮疑於咏海矣不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得洞庭真景按鄴善長水經注云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少陵實不此意不讀鄴生書不知杜句之妙也或疑洞庭楚地何得以吳系之按盛弘之荊州記君山在洞庭湖

中上有道通吳之苞山今吳之太湖亦有洞庭山以潛通君山故得名耳陰鑑青艸湖詩穴去茅山近江連巫峽長吳楚東南自是洞庭本色確不可移又王子年拾遺記云洞庭山浮於水上楚懷王時齊秀才賦詩于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一浮字少陵亦不肯汎用如此

神鷗

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鷗亦老杜洞庭句或謂張勃吳錄云彭蠡有鳥善接丸行人丸飯投之高下

無失至今呼為神鷓梁劉珊宮亭湖詩橋鳥排鳥
路神鷓似非楚產也此詩竟杜老少檢點處考岳
陽風土記云巴陵鷓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游處故曰君山然則殘
食飼鴉非獨宮亭湖也讀書破萬卷真非妄語兒
批

九日寄嚴武詩

筆乘中拈少陵亦有出韵詩駁用修面歡下夜閑
之鑿然所引九日寄嚴武詩九日應愁思經時胃

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余閱善本作險艱
難此詩原未嘗出韵也晋陌上桑曲天路險艱獨

後來楚辭九歌路險艱兮獨後來晋曲顏延之使

洛詩首路踟險艱初唐王丘東山詩盛名亦險艱

孟浩然下瀨石詩及少陵彭衙行都以險艱為韵

諸詩皆本左氏險阻艱難語不眠持節此老以典

屬因自况乃中丞而匈奴之使簾鉤不挂鬪骸血

模糊不幾躬蹈哉嗟乎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此蜀

道難之所以作也

青袍白馬

至後云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舊注
云甫自言止服九品服耳須溪耳青袍白馬眼見
小子輩紛紛而起有何意味趙東山云公在嚴武
之幕服青袍而乘白馬予謂三君解詩如品字相
去不遑遠也庾開府哀江南賦云桀黠構扇馮陵
畿甸青袍如艸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
圍高宴少陵正用此語以候景喻安史也言當此
王室流離百憂咸集為人臣者方不勝新亭之淚
復有何意耶梅花棣萼亦暗用花萼樓事傷太平
盛事不復見也覲起句洛陽二字可見諸家都是
說夢又青絲行云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
塵裏諸家注亦未詳所出按梁大同中童謠云青
絲白馬壽陽來侯景渦陽之敗遣人求錦朝廷給
之青布其後皆用為袍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
應謠庾子山如艸二語正當時目擊事二詩互覲
少陵之意益顯矣徐幼文青絲白馬行云銀鞍白
馬青絲繮容顏花艷少年郎有時繫馬垂楊樹逐

翠尋香入花去幼文詩又本樂府陌上桑非本况
花翁也

箋此詩半月後讀筆乘引山谷語乃知魯直先
得我心狂叫黃花可兒者數四須溪亦江西產
未見黃語何也有何意黃本作更何有亦佳但

黃知語本子山而未知子山直指侯景事應讀

梁書未串耳

殊焦又引角里先生語及李夫人語

經升菴拈出焦仍其誤何欤

古苔生迹地

溪上詩古苔生迹地善本作苔詩小雅有苔之黃
芸其黃矣爾雅云苔一名陵苔鄭詩箋云陵苔之

華紫黑而繁陸机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

八月華紫似今紫艸禮器正義云楸長四尺中画

青雲氣陵苔華為飾史記趙武靈夢中歌曰美人

榮兮芳顏若若之榮即此也圖經云苔溪在餘杭

岸多苔花故名楊涼荀子注云苔蒂之秀者然則

陵苔故是水際物讀詩題溪上二字從苔不從苔

明矣

天棘夢青絲

已上人茅參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鄭漁仲
云天棘柳也已經用修所駁舊注以為天門冬一
名顛棘天與顛殼相近而互名攷爾雅藁即門冬
注乃顛勤非顛棘也又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
蔓生廣雅云女木也女木不詳崔林玉露引佛書
青棘事然但言青棘香了無蔓絲之目又喻蓮香
如青棘攷賁牽強即譚俊明云終南長老入定事
亦未知內典何出按本州別錄云墻靡一名山棘

即今薔薇也保昇云所在有之蔓出莖間多刺天
棘疑作山棘齊生云凱風棘心天棘當是天
棘之誤此解殊可喜也蔓字依舊本夢字為正羽
非蓮絲非棘曰搖曰夢從想像間得之白羽如值
其鷺羽之羽狀蓮之迎風而舞也注云扇也可咲

齊已晚唐詩僧羅以已上人為
齊已亦誤藁冬山徑海作置冬

白鳧行

白鳧行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故
園遺穗已蕩尽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

食終日忍飢西復東君不見魯門鷄鵠亦蹭蹬聞
道如今猶避風黃鵠二語羅景倫目為倒句與鸚
鵡粒鳳凰枝例看非也屈平卜居云將泛泛若水
中之鳧乎將與黃鵠比翼乎少陵陶冶此意借以
自况意云作賦摩空猶然昔之黃鵠也今且飄飄
萍梗泛泛若鳧而素心了不為交任其波濤歲暮
腥膻者終不可以食我也落句魯門爰居隱然有
不響太平不樂鐘鼓之態也老倔強百折不回矣
哉

先主廟

謁先主廟詩空山泣鬼神東山本泣作立妙甚蓋
生擅英雄已憚老瞞之膽魂稱蜀帝猶警百神之
趨立之一字真有乘回風載雲旗意讀之蒼森
髮豎如陟降之不遠也大禮賦四海之水爭立此
老慣以立字角勝

蕭何功曹

功曹無復漢蕭何劉貢父謂曹叅嘗為功曹非鄴
侯也焦澹園引孫策語虞詡曰卿復以功曹為吾

蕭何守會稽耳三國志亦非僻書貢文乃未之見
而輕詆子美何耶按漢書高帝紀云蕭何為主吏
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者坐之堂下云々
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少陵用此非誤也貢父
偶未之思耳此墨莊漫錄所引較澹園殊確劉生
月旦大是鹵莽

風吹蒼江樹

紫陽語錄杜詩最多誤字如鼓角滿天東改滿字
為漏精絕又兩詩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

蒼江樹兩洒石壁來紫陽云樹字當作去字僕意
未敢然之若定以去對來鈍置少陵不少太宗詩
昔馳匹馬去今驅萬乘來此詩去來字必不可易
若兩詩作去字即子瞻所謂大江東去者語便索
然矣妄意樹當作澗蓋峽中波浪險絕長風吹江
濤驚沫濺勢如暴雨之澗也又洞簫賦戢磔々而
澗淵李善云澗古注通風吹蒼江注一語嗟哉簫
瑟不可言

長江失宿鳥行猶失

或曰少陵梅雨詩湛々長江去冥々細雨來又登
白馬潭詩俱以去來為對何獨于蒼江語而疑之
曰樹之為澍無疑矣即足下所舉二詩僕以為去
字必誤湛々江水語創招魂所止目極千里傷春
心也若夏兩時那得有晴春湛々之色去字定作
失字次聯云雲霧密難開可見大江失其湛々矣
白馬潭詩云宿鳥行猶去花叢咲不來此去字僕
亦定以為為失字須溪評云鳥則宿矣吾行猶去咲
亦吾笑作者自然別夫既行矣而復曰猶去與俗
稱牙木梳何異此行當讀作杭去當作失蓋此詩
發端云日出野船開其不指日暮明甚言舟行之
早林鳥之宿者已起而成行而行子猶與之相失
也花叢之咲即桃花咲人意言吾舟汲々往而不
來花叢亦將咲其無情也須溪云花叢在岸吾猶
笑而不來花咲之與咲花必有能辨之者

鳥鬼

家々養鳥鬼沈存中黃朝英並以為鷓鴣焦氏亦
主之引元微之詩病賽鳥為鬼為證野客叢書又

引冷齋烏蠻鬼之說按序陵羅泌有家藏山谷箋
杜詩真蹟云峽中養雅雖帶以銅錫環獻之神祠
中謂之烏鬼此公客戎涪久必得之土風元九詩
語益了矣詩箋凡六十一則皆典練可喜世有通
人得盡箋之亦是涪皤後五百年知己

程泰之虞伯生亦同

此說

青雲契濶

古琴搽載許由曰吾志在春秋青雲何乃劣之為
九州長乎嵇康答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染

骨柔筋滌穢澤氣志凌青雲孫拯荅陸士龍詩云
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規在一萬物自賓裴松之

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陶貞白云仰青雲
觀白日北史云使君竟將我入青雲俱祖箕公遺

語少陵詩乃云青雲猶契濶是羽可為儀直為進
賢冠借用失之矣太白猛虎行賢哲栖古如此

今時亦弃青雲士差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
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

宋人語本少陵也
陳晦伯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未引許由語

五雲太甲解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述夫帝車南指迤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徑綸有序老杜五雲太甲語寔本此王伯厚楊升菴引晉天文志云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六甲一星之名留青日札又引五車證五雲云五車以五寅日候之有雲各具其色者賢人隱其下也甲寅為五候之首故曰太甲可謂精而覈矣第與華蓋西臨語亦未甚合蓋臨者親蒞其所而後謂之臨華蓋北宮宿也終古何得西臨耶細玩子安語意星辰蕩越承帝車二句雷雨沸騰承華蓋二句則帝車之屬占星而華蓋之屬候氣了然無疑矣予故為之章句如左

帝車南指迤七曜於中階

按史記天官書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御四海皆繫於斗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隋書以七政為七曜七政者日月金木水火土也七曜

之齊俱聽于玉衡璇斗第二星璣第三星玉衡第
五星也又史記衡殷南斗晋灼曰衡斗之中央宗
均曰殷當也考要曰斗七星各有所属第五主充
州後漢書云以携龍角為帝車史記云杓携龍角
春秋運斗樞曰斗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
七為杓則玉衡之為帝車南指即所謂衡殷南斗
帝車明矣

也夫子生于魯在禹貢為兗州玉衡之所屬也札
云帝車五月建午斗柄指南方之宿曰星七星
為賢士明則道化行暗則賢良不起按七曜之屬
日月五星出張衡靈憲及馬融尚書註不應以星
日馬一宿當七曜也且夫子聖中之聖可徒以賢
良目帝車運而七曜齊尊無與抗故曰適中階上
之耶

一星為諸侯魯侯國也言夫子德冠百王不得正
上階天子之位而僅為侯國產也

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

隋書云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
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
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黑帝起黑雲扶日孔子衰周而素王故子安以天
子氣喻之華蓋五雲之說確本於此魯分野在戌
之奎婁奎為滄瀆婁為聚眾皆在西宮故曰華蓋

西臨戌後天乾方也京氏易納甲以甲屬乾宮甲
為歲陽首故曰太甲太甲者借爾雅太歲在甲字
面也華蓋之氣一臨乾甲五帝五雲皆逡巡不敢
方駕所云賢於堯舜也是之謂藏
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沸騰六氣之

經綸有序

徐堅引漢書曰曆者序四時之端正分至之節故
聖人考曆數以正三元宗慄荆楚歲時紀曰正月
一日為三元日月五星行軌道亦見天官書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也一云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夏
沆瀣夏食正陽天玄地黃是為六氣見凌陽子明
經子安之意蓋以星莫尊於帝車氣莫隆於華蓋
雖星辰蕩越之餘雷雨沸騰之際而常尊常隆者
猶可尋而有序也蕩越者春秋當夜中星隕後霸
圖興而王迹熄沸騰者即易之雲雷屯也語、頌
至聖一字不可移易

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

若老杜引子安語別是一意此詩大曆三年白帝

城放船將遠江陵作按代宗廣德元年吐番逼京
師帝幸陝州故有旄頭初倣擾鶉首麗泥途句鶉
首長安分野麗泥途蒙塵之意也五雲太甲正用
蒼帝起蒼雲扶日意蒼帝盛德在木太昊曆起甲
寅代宗正以壬寅歲即位而改元之春寔惟甲寅
言國雖多難人有離心而五雲猶扶翼蒼帝魏狀
為江漢之朝宗也六月曠搏扶言元振用事豪傑
解體至王室有飄搖之嘆如楚莊王三年不飛者
然帝亦六月息耳一朝憬焉悟乘扶搖而上九
萬里風不在下哉孟啟謂少陵推見至隱殆無遺
事如此詩不爽此論矣予少時讀杜詩輒以五雲
語置臆二十年始寔之可為慶快平生若曰食肉
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讀杜詩不解太甲不為不
知詩予無以應之矣

贈鄭諫議詩

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亦少得其解者按賈子
新書云十毫曰髮十髮曰釐十釐曰分說文云十
髮為程一程曰分尔雅云大波為瀾小波為淪言

文章家小者易略於微所謂蠅漏者也求之而已
無遺憾大者易跳於法所謂河曲者也按之而尚
有典刑作者之要不越此二語矣

吹景集卷之六

吹景集卷之七

克殷度邑二解補伏生書

烏程董斯張選周著
韓昌箕仲子訂

世儒謂周書出沒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
記確為後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
甚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
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為一錄熙甫弱候而
在必有賞奈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
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太白小白千古厚誣升菴

集及金罍子已有辯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
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
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
書殊草、索隱正義亦多舛僻間綴以鄙見所
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弑其君何居應
之曰發代辛焚非弑字疇手刃之謂哉

克殷解

序曰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
尅殷

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
汲冢云王入即位於社太卒之右群臣畢從孔
晁云太卒屯兵以衛也按史記云武王使師尚
父典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正義曰大卒
謂戎車三百五十乘士卒二萬六千二百五十
人有虎賁三千人
毛叔鄭奉明水

張曰郊特牲云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貴
五味之本也又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明水洗

齊費新也正義云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按歐陽修集古錄云右毛伯古敦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按歐公之言則剋殷度邑二解斷為逸書無可疑者而予補書之說益信質之前聖而無疑矣

衛康叔封布茲

汲冢作衛叔傳禮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索隱

曰茲一作笠公明草也按康謚也當依汲冢作衛叔汲冢少一封字當補公羊傳曰衛侯屬負茲爾雅曰蓐謂之茲素問云色如草茲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在右玉雕彤素漆也五席莞繅次蒲熊也凡大朝覲設莞筵加繅席加次席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云莞管也繅藻也次以桃枝竹為席次列成文也昨酢也按布茲者即設莞筵不言席省文也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

正義曰贊佐也采幣也孔晁曰采事也倅王也
張按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曰師尚父望其名
也師尚父何以牽牲也凡祭王必自射其牲祭
義曰祭之日王牽牲卿大夫序從然則牽牲天
子事也師之尚之父之故以牽牲命之也一日
周官禮五帝則冢宰贊牲皇甫謐曰周公為司
徒召公為司空或尚父此時揖冢宰也

尹佚筮祝

張按即史佚也正義曰尹佚讀筮書祝文以祭

社也汲冢作尹逸筮

曰殷之末孫季紂

汲冢書作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張按紂
謚也當依汲冢作末孫受孔晁云紂字受德張
按孔說非也受字句德迷先成湯之明句

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

汲冢蔑作滅孔晁云神祇天地也舉天地則宗
廟已下廢可知也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

昏汲冢作明章作彰于作於天皇作昊天孔晁
云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

于是武王再拜稽首

汲冢作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張按史佚祝王何
緣周公再拜若周公出召公尚父當皆出矣何
獨書周公出耶汲冢繆矣

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張按此史佚筮辭也汲冢無此文膺受也或以
為戎狄是膺當也更改也上指天命之所屬

下言武王宜受之也或以革殷受為句亦通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

立王子武庚以下汲冢文也史記云封商紂子

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

管叔鮮叔蔡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

子之囚張按汲冢簡史記繫當從汲冢管叔下

當補一鮮字

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畢公下有衛叔無表閭事

當依史記張按史記曰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淮南子曰老子孝商容見古而知守柔矣皇甫謐云商容與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周公至民曰吾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除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樂記曰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又韓嬰云商容欲馮馬徒以伐紂不克去之太行山武王官之固辭不受史記樂毅傳曰商容

命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交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退隱尚書武成表作式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忽鉅作巨闕以振貧弱萌隸一句張按括古今人表作适萌氓也隸賤者見繁露新書左傳考劉向新序曰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七尺臨望風雨服虔曰鉅橋倉名邠誕生曰鉅大橋器名也紂厚賦稅因器而大其名尚書大傳云商民曰王之

于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其生者乎王之于賢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者乎

命南宮史佚展九鼎保玉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括作伯達當從汲冢展作廷保玉作三巫徐廣曰保一作寶孔晁云三巫地名張按召誥序云廷昂于洛邑三巫未詳達八士之二也或以為宣王時人誤

命閔天封比干之墓

命字上汲冢有乃字孔晁云封蓋其緣也張按閔天文王四友之一也書君奭篇僅舉閔天姓氏事跡無考史記云閔天求美女奇物文馬以獻紂乃赦西伯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荀子云閔天之狀面無見膚楊掠註曰多鬚鬣也比干墓中銅盤銘或云即武王所銘孫卿云哭比干之

墓

命宗祝享祠于軍

命汲冢云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張按國語
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
之類采服之儀宗彛之量次主之度屏揖之位
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必率舊典者
為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宗廟
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標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
為之祝荀子曰出門而宗祝有事
乃班

張按此汲冢辭也孔晁曰還錫京也史記云乃
罷兵西歸

度邑解孔晁無注故詳注之度于各反

序曰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猷民徵主九牧之師見
王子殷郊

張曰猷賢也尚書大誥曰民猷有十夫徵主者
即泰誓所云友邦冢君也不期而會何以謂之
徵也大會者若徵之而集云爾師長也衆也克

殷解曰百姓咸俟于郊迎辭也王班矣見于郊
何居送辭也史記曰王微九牧之君

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永嘆曰嗚呼不淑允天對遂
命一日維顯畏勿忘

張按登幽之阜史記文也汲冢云王乃升汾之
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幽州三水縣西十里有幽
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幽城在此原上蓋武
王登此城望商邑張按爾雅曰大陸曰阜汾水
在太原從史記作幽為正或云汾字當作邠即

古幽字也說文引爾雅曰西至于汭國今爾雅
正作邠字汭豈汭之轉譌耶永嘆以下汲冢文
也淑善也允悅也學記說命作允命荀子佞允
而不曲又見由則允而倨楊倛皆訓悅言天地
之大德曰生紂之不淑不能悅帝心而對越之
遂命我周于今日天命匪謨不可不顯畏也以
上史記不載

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王至于周自至于

丘中具明不寢疑有疑誤故從史記正義曰周
鎬京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憂未定天之保安
故自夜不得寐也

王小子御告叔旦亟奔即王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闕王小子一句曰周公
旦即王所

曰曷為不寐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久憂勞問周不寢曰
安予告于汲冢疑有錯簡從史記

王曰嗚呼旦維天不饗殷

張按史記曰告女汲冢曰惟天不享于殷今叅
之

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云發之未生至于今六
十年夷羊在牧徐廣曰此書出周書及隋巢子
云夷羊在牧之郊也夷羊怪物也索隱曰按高
誘曰蜚鴻蟻蠓也隨巢子作飛拾飛拾蟲也正
義曰蜚古飛字麋鹿在牧喻讒佞小人在朝位

也飛鴻滿野喻忠賢君子見放棄也楊慎曰三
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捩實事言非
喻也蜚鴻馬名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胡應
麟曰按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贛羊商羊
之類史記訛為麋鹿楊用修遂以鹿臺事實之
陳晦伯正用修之悞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
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
弗及他書尚何怪哉張按張華博物志曰太姒
夢梓化為松以告文王文王曰天不享于殷自
發之未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
飛鴻滿野華之言本太公兵法捩此則武王述
文王語也夷羊之說武王未生時有之矣何得
云紂四十八年方見耶又周語內史過曰商之
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元瑞何
不引周語而引竹書耶然予亦未敢以左氏張
華之言為微而可信也夫神怪之事聖人所不
道也武王勝殷得二虜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
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雪一曰此則妖也雖

然非其丈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
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麋鹿蜚鴻吾
從遷不從隨巢汲冢也用修之論甚正第以鹿
臺傅麋鹿此來晦伯元瑞曉々耳孟子不云乎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鴻雁麋鹿復何疑
焉蜚鴻作蟻蝶王元美危言以高誘語為据夫
高誘不識乾鵠豈識蜚鴻用修復取馬名實之
亦不經史記云紂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
置其中蜚之為飛昭々矣或曰鴻雁也蜚蟲也

如春秋莊二十七年有蜚之蜚語太鑿滿野汲

冢作過野

蜚鴻馬名出馬賦云其馬名則白蚊
雞斯蜚鴻母兒云云又見東方朔集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上天不歆享殷冢
故見災異我周乃成王業也汲冢云天自出
不享于殷

雜天建設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
張按此史記文也索隱曰言天初建殷國亦登
進名賢之人三百六十夫其後既非大賢未能

具化致理故殷家不大光昭亦不即賓滅以至
于今也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隨巢子曰
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天鬼即天神也張按此說
非也此時戎衣初定亂党尚繁殷之遺老猶有
寧為頑民不為膚敏者觀多士多方二誥成王時
猶蠢々焉武王深憂之此度邑解之所以作也
武王之意蓋以紂之代我不得而主之其不享
殷者唯天之命武庚之立我亦不得而主之其
不絕殷而建殷者亦唯天之命按尚書多士云
今尔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
惟聽用德非予罪時惟天命注曰今尔又謂商
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服在百僚
而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用也然予所聽用惟
德之庸今不尔用者非我罪是唯天命如此据
此則武王時殷士大夫早有怨周之不我用者
故曰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名民之有賢能
名者即所謂予一人惟聽用德也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有百二十殷人官有二百四十周

禮六官皆曰其屬六十則三百六十者周官制
非殷官制也夫者即民猷十夫之夫不顯亦不
賓臧言殷士雖未迪簡王庭而我亦未嘗擯而
臧之也汲冢云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不顧
亦不賓

用戾于今嗚呼于憂茲難近飽于卯辰是不室我
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難去穀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以至今我未定天保
何暇寐戾至也飽食也卯憂也辰時也室居也

恐殷未終定後且食其憂也辰是不室言不及
是時奠我之居也天保定尔見詩小雅注保安
也我來所定天保言我何修而可以來天保也
誠思及此豈暇寐哉盖于是而武王之憂深矣
孟子曰武王不泄迹不忘遠乾之九三曰君子
終日乾、夕惕若厲无咎武王以之
王曰旦子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
惡俾從殷王紂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曰王曰定天保依天室

悉求天惡貶從殷王受蓋武王述不寐之故而
以天保屬周公重言王曰者史臣鄭重之辭也
索隱曰言悉求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
貶責之與紂同罪故曰貶從殷王受張曰索隱
之說非也胤征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曾至人
而淫刑以逞乎言志我之所共惡者亦唯從紂
為虐如費仲惡來輩餘罔無所問也書多方曰
我惟大降尔命罔不知解書者曰降宥也即其
義也張按紂已焚宜從謚汲冢為長

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張按此史記文也汲冢曰四方赤宜未定我於
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徐廣曰勞來一作
肯來張曰王者以天下為家殷之民即我西土
之民也故以勞來屬周公言我之顯服九有亦
惟德之方明而已豈以力服人者哉大哉王言
世祖所以安反側用此道也

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

張曰武王之嘆其心湯之心者乎叔旦之泣其

心文王之心者乎干常猶失其常度也以下皆
汲冢文史記闕不能對下有脫簡不詳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子有使汝播食不遑暇食
矧其有乃室

張曰達弟者言諸弟之中惟汝能通我志也子
有使汝句疑錯簡或曰子殷姓也言我所以處
殷有使汝不寧于懷者雖幸而勝之不能永清
不能耆定如穀之已播難食其成此室非周之
有也

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休于近
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

張曰維天使子言易殷而周天若使之也二神
在地也說文巫字訓云从又从二二天地也或
曰二當作示古祗字也靈期天命也緯書曰河
圖將來告帝期又曰舜攷德運期立象所謂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也于語詞也休嘉也言天以
大命集我溥天率土且無貳心而殷之頑民近
有未盡然者豈予德之未明予休之未致不足

德之未明予休之未致不足怀之欤子者指武
庚而言：牧野之舉惟是救民水火非有私惡
于殷今大統已集子室即朕室也予之心邦甸
知之候衛知之壺漿之小人裸將之敏士悅服
之萬姓知之庚雖幼寧不鑒朕心焉

昔皇祖底于今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于朕身肆
若褻服曰飢以望稷予有不顯朕早皇祖不得高
位于上帝

張曰皇祖謂后稷也底至也勗勉也遺詒也義
告猶義問也言自后稷以來太王之作邦作對
王季之其勤王家文王之惠鮮鰥寡其誨勉以
詔孫謀者惟以大義相告得昭然於天下然則
朕之身作邦作對之身也其勤王家之身而惠
鮮鰥寡之身也朕無義則無祖無祖則無身朕
之扶義而法祖者豈啻農之望歲哉義者何也
郭曰宜也順天高爾已救民高爾已若予以天下
為利而義問有不顯焉是徒以不得配天者為
皇祖恥也夫皇祖亦知有義而已矣豈以位為

高卑哉

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
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
賓在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

張曰庚更也檀弓云請庚之班列也環衛也管
子云環山于有牢省視也言武庚之心或疑予
以殷為利今予心已顯于天下汝幼子復何所
疑庶幾更其習心來就三恪之列朕以汝為侯
衛永作周賓如有虞之胡公然若朕以殷為利

是懷妻子而蔑天人且忘祖父之義訓矣上以
追其先、弗受下以答其民、弗順即祀高祖
于明堂以配天、亦不下賓之而休嘉豈予降
哉我之心先王之心也先王之義也此心無不
可對而深達我心者唯汝一人今汝來視我、
之可為天下後世言者悉為汝言之而向者之
憂其可釋然而瘳矣

自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殷相去

張曰相佑也後之人也兄弟相我後人所謂定
天保也筮龜者即召誥之卜宅筮龜其何所
謂依天室也武王復曰我之拳焉為予室慮
者豈徒自為久長計哉予且天下為公大建蕃
衛列爵五而分土三即今用建庶建也蓋聖人
不以天下私其身者如此曹同曰先王知獨治
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
也故與人共守之得武王之旨矣
叔旦恐泣涕共于王曰嗚呼且我圖夷茲殷其惟

休天其有憲命求茲无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共

去聲相

共如衆星共之共夷傷也殪也繹繼也周公恐
而泣而嘆曰王之心微王言且故已知之今
自殪殷而有天下昊天有成命王不得而違之非
王心也命不于常在德不在險求依天室何以
遠為夫真能繼天者上帝之所求也唯德之明
義之顯而後可以繼天王能明德顯義隨其所
宅皆天室皆天保矣天何難佑我後人哉蓋成

王他日營成周而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
有姓敢無中土乎其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周公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
則茂昌不賢則速亡此求茲無遠之意也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焉毋固其有夏之居毋易去讀為

無

張按史記汲冢文同易汲冢作陽毋汲冢作無
索隱曰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无險固是
有夏之舊居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

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
居之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顏詹有河

張按此史記文也途當作塗索隱曰杜預云三

塗在陸渾南嶽盖河北太行山鄙都鄙謂近嶽

之邑汲冢云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

嶽不願瞻過于河徐廣引周書武王問太公曰

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

河與汲冢文小異不知何拠張按服虔云三塗

太行轅轅晴澗也

粵詹維伊毋望天室毋讀為无

張按史記文也正義曰粵者密慎之辭也言審

瞻維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汲冢云

宛瞻于伊維無遠天室

其曰茲曰度邑度入声

張按此汲冢文也史記云營周居于洛邑而後

去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本郊鄆

周公新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

王乃迁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張按書召

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誥曰我乃卜

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是往營成周在成王時

矣此度邑何以稱為蓋汲冢序曰周公既誅監

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洛則所稱南繫

于洛水北因于剡山以為天下之大湊者武規

之且營之及孺子而後能述之也不然九鼎之

迁不鎬不豐何洛之先哉予規武周君臣兄弟

之間均憂共惕猶若商之未定而統之未集者

殷之為相倣以德相勗以義推誠心以安反側
凜天保以布大公卒之監畔奄遷洛食惟命褒
煽驪侵七庙遂東秦彼先規握期勿爽嗟乎百
世可知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吹景集卷之七



